

愁

月

〈草葉集〉第五輯

拉讓盆地叢書：

- 7 6 5 4 3 2 1  
春草集（舊詩詞合集）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1）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2）  
洗耳集（雜文合集）  
變蝶（藍波詩集）  
花雨（文學獎合集3）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  
（晨露·萬川·雁  
程新詩合集）

- 14 13 12 11 10 9 8  
人類遊戲模擬（李笙詩集）  
荒山月冷（黑岩小說集）  
榨乾油汁的菸葉（薛嘉元小說集）  
水雲（文學獎合集4）  
心窗風雨（舊詩詞選集）  
哭鄉的圖騰（沈慶旺詩集）  
愁月（文學獎合集5）

拉讓盆地叢書 ⑭

慈月

《草葉集》第五輯

# 愁月

## 第一輯

一、尼亞石洞探足

二、雨·孩子

三、在牆角與鷹架間

印証那年吹號的顏色

四、漂

五、歷史

六、月暈煎醉的

七、那場雨是酸的

◎ 藍波

◎ 藍波

◎ 名翔

◎ 名翔

◎ 李笙

◎ 風子

◎ 田風

一

五

八

十四

二十

二十七  
三二

八、文字愛人

九、曾有過這樣一季風雨

十、情人橋

十一、獨不見歸鄉路

十二、家族的沒落

十三、餐前餐後

十四、牽牛花

十五、都市畸形圖

十六、擦機而過

十七、蝶夢·夢蝶

## 第二輯

一、生命的缺口

二、讓方糖在杯底繼續沉淀

◎ 林離

三五

◎ 桑木

三八

◎ 楊粟

四一

◎ 林陽

四三

◎ 嘯簫嘯

四六

◎ 魚子

四九

◎ 虛然景

五二

◎ 萬川

五四

◎ 雁程

五七

◎ 詩安

六一

◎ 魚子

六五

◎ 無戈

七一

三、下午茶濯起的蓮影

四、花與友情共芬芳

五、曾經，如今

六、隨緣居小札

七、一樽月色的心情

八、月圓·月緣

九、私房錢

十、花緣

十一、追憶的紙月亮

### 第三輯

一、小鎮風采

二、血染春暉

三、一棵達邦

◎無戈

七九

◎亞楊

八三

◎林陽

八九

◎暹菊

九三

◎藍波

九七

◎志向

一〇一

◎長竹

一〇五

◎黛薇

一一一

◎竹斯影

一一五

◎黑岩

一二一

◎魚子

一四一

◎藍波

一五五

四、三根火根

五、辛河

六、血粥

七、編後話



◎秀敏

◎田風

◎金戈格

一六一

一六九

一八五

一八九



愁月  
第一輯

1·愁月·

# 尼亞石洞探足

樹的前身  
躺成長長板橋  
蹺高架起  
歷史回歸的引索



好奇蠕蠕驅進  
有倦容喘息  
擦身而過

◎ 藍波

他們讀罷走過

我們正向歷史翻閱

瞳孔的引索

一條溝的來時路

是一條溪的前身

一條河的曾經

前路 有鐵門

赫然闖住 拒絕

犀鳥族求生的吶喊

旅客的帶菌腳步

踩死鐘乳的延生

燕的啁啾早絕

不遠處有座百戶長屋



石印科

◎ 益廷

一柱僅存蛀牙

撐開石洞殘缺的唇

揭發隱蔽

架空的鹽柴木柱

垂著落漠的長藤攀梯

空蕩著湮遠的血淚

燕窩已掏空

苔青

塗成洞牆的墨彩

他曾以獨舟擺渡

溯河之源

尋覓一穴棲身

將生活史詩 抽象



目錄：六月二十日與友人去南亞亞百路樹邊

藍城

在洞壁的日記上

我撿拾起

一角殘破瓷片

思維介在

清彩唐青的隙縫

洞崖邊

有野海棠

吟吟附在

岩石下



后記：六月二十日與友人走向尼亞石洞的感覺。

# 雨孩子



雨說

我來了 孩子

不帶風暴

絲絲柔柔的飄絮

潤濕大地

溝水溢滿了

草地成了淺塘

◎ 藍波

孩子 在我親吻懷抱中

嬉戲

以無邪的笑聲

以無憂的奔放

以最童真的赤裸

孩子說

雨 你來了

踩著臘月漉漉的腳步

落在這座石灰森林

我騰不起喜悅的紙鳶

飛向一片澤澤的空間

沿窗滑落的淚珠

滴成我 伏窗

落漠底心情



母親爲我穿上雨衣  
父親爲我套上雨靴

我扣緊風衣

禦防你熱情的寒意

更因你行空而來

變奏成硫酸雨

〈雨來了〉

有人把心事

摺成 詩的紙船

漂漂盪盪

在童年雨季里

逐放



在牆腳與鷹架間  
印證那年吹號的  
顏色

◎名翔

把鷹架搭好

趁早

遠方星光還沒點著

把歷史

重溫一遍

那也不算拋下自己的  
掌故

其實每一種相貌  
都是自己歷史中

永遠的見證

只是誰也不能阻擋

誰也不得不

隨波逐流

如

街碩古樸的燈架

毅然梳上新的

色澤

那是一種儀態

所以葉落也要換綠



一撮青苔也要隱到牆腳下

一道燈光閃過

誰的臉孔注定要

容光煥發

在午夜的火樹綽約起日落的城

映著

輕輕到來心中的消息

一雙鞋子沾了漆點

一副眼鏡鑲了漆花

一把鞋子染了漆雨

都說三十年

從前翻硬揪土

鋤下種子

已然演譯成今朝的成長

在回憶里尋個脈絡

那年誰在風雨中走過

荆棘

誰在墻苔上印証

倔立的

年輪

把土

蓋下

就那麼隱隱封閉

一條細細的沮痕

(隱約聽見

什麼東西

忽然在墻角縫間

紋著



哭聲)

聽！

空瓶打著輪子婉約而去  
輪子打著空瓶空空而去

路人忙著聲音而過

誰都忘了

諸都忘了古者的脈搏

昔日的動盪

于是

那輕輕來到心中的消息

于架上側掃橫刷

行行色澤

如

銳利的



訊號

最后

一群雜貨在青苔上放假

一撮青苔在墻角下

內

傷

有人

在墻腳與鷹架間

印證那年吹號的顏色



(國慶見店鋪被令刷漆有感)

重修于 8 / 8 / 93

## 漂

（誰把一部族譜分成兩季  
讓殘秋凋成海棠葉  
讓盛夏哭成椰林雨  
飄飄，泊泊  
誰把苦汗灑成一卷浪花  
有血  
有淚？）



越海，阿爺

你說舟是無極無底的愁

當落日在海潮線墜沒

當北方看成了逝去的

遠影

這一舟的鄉愁啊

實在是斑斑的湘妃竹

聽！那河水輕輕

當北方鄉水成了不堪回首的

煙火

一聲聲搖櫓咿唉

一句句船歌嘿啾——

把歌吟起

沒想



異鄉是故園

風景是萬重洋外

萬重山水，渡舟攔岸的  
野渡

（煙火起時，回首

遺失在蒼山外，黯了

淡了——故鄉）

（子夜，門外

對月

而竟無語

噎月）

漸遠，拍岸的海潮聲

漸遠  
∴∴



哭鄉靠著山撫著水湄

望鄉

看雁南又雁北

指節關默默攏起，阿爺

你說一則掬水史實

聽，借水滴了的心事

如

漏一舟

扣舷擊櫓的節拍

每一個音階都古老啊

都古老

（不，不，這水不潺潺

只是漏了的心事

心萬重浪，萬重濤）。



那年梳不起的記憶

實是蒼茫的漂泊

把心凍成永恆的墳塚

花兒一季季盛紅

阿爺，你說所有的過程

只屬於一種寧靜的生命

而雁南又雁北

聽枯葉疊疊歸根的

消息

一睹高崖上的落譜

翻閱秋殘的船譜

曲終

所有的眼眸合上時

你說生命只有淒淒的動蕩



阿爺，所有的心窗閉上后  
生命

就只有古老的寧靜  
一種古老的寧靜

夜里聽見

古老的年代

斷續

唱起那首歌



# 歷史

夜讀歷史，雨下在單薄的胸膛

靜靜走進時間殘存的暗巷

躺在書頁裡的鉛字、事件、人物、日期

紛紛列隊站立編定完成使命

復以徹底的狂熱掩飾驚慄

一如武俠小說的佈局

令人振奮絕不出軌

忠奸分明，善惡可辨

預設的結果不容猜測、反思

◎ 李笙

偉大的功績，上帝的意願

時人膜拜後人景仰等等

總賦予人們一種鄉愁式的慰藉

夜讀現實，雨下在千千萬萬屋脊

靜靜注視圖文並茂的報紙

古晉獨立廣場人聲吵雜

盛典綵排足以引發悲壯的情緒

一如30年前，那天豐饒的景觀

然而人聲吵雜，隱晦地

自歷史纍纍堆疊的隙縫穿過

於是，有人扶正深度老花眼鏡

在語意學的圍牆上

敲鑿挖掘隱含的弔詭意義

有人指正歷史的偏差

記憶被刻意歪曲背後的動機……

猶如一場遊戲引發疑慮

猶如一場遊戲引發疑慮

九一六還是八三一？

萬字票迷腦袋搖晃似先知的聖者

數字搭配變化無窮，勞思費神

一如社會學家為平反支頤獨憔悴

八三一還是九一六？

歷史自文字中還魂歸來：

砂羅越走在濕滑的十字路口

英殖反地、多元政黨風起雲湧

反帝反殖左傾，草木顫慄

山河痠孿，佈滿彈孔的屍身，疑惑的眼神

共產黨虎視眈眈……

似明未明的地圖上  
等待爲一個國家的誕生命名

大不列顛國旗如殘陽墜落時  
激昂呼聲劃破日月衝飛激雨……  
多麼遙遠而虛無的幻覺啊  
30年後，我是一名小小的書生  
年齡未及30，性格柔弱缺乏野心  
除了握筆，讀書  
躲在風雨吵打不到的昏闇角落  
攤開沉重書冊緊壓的雙手  
充滿宿命的皺折  
眼睛疲憊，讀得懂歷史卻無法改動歷史  
分辨得出憤懣與恐懼  
不公平與和平的歡愉

不食人肉而食言的政客

謊言，躡足在堂皇的言之鑿鑿之間

走在砂羅越大街小巷

所有的小小的我啊

只希望擁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擁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一則蘋果般的愛情童話

反正歷史只不過是一堆已死的殘骸

虛構的故事、意識與幻覺

生活，生活不是悲壯的體驗

淒厲的警車戒嚴的報紙

處處危機的情節只適合在

電影撥弄無聊的情緒

至於尊嚴，大街小巷所有的小小的我

上班打卡下班

偶爾開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  
來一場不傷財政狀況的小賭

怡情的晚餐

剛好容得下兩人絮絮的話語  
領薪時，感覺生活美滿毫無缺憾

感覺多麼遙遠而虛無

因反覆擠壓而臃腫的思維

如浸泡在水中蛆蟲的腐屍

當閻起沉甸甸的史籍

一切知識於是競相倒戈

使我猝不及防的靈魂

迷失在偉大與詭獪的支點上

搖搖欲墜，失焦的瞳孔

充滿不可索解的夜色——如果

歷史本身也可以闔起  
就沒有史學家的存在  
先於史學家而存在的只是  
早已不存在死無對證的事件  
而先於事件的  
無非是先於語言的意念  
那些意念，在窗外的急雨中消失潰散  
則我苦心孤詣的敘述  
亦不可避免地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日

月暈熏醉的



而一把散髮

終掩不住

嘴角溢滴的酒氣

把所有的羞澀與尊嚴

像褻衣一樣

脫給了夜

那詭秘的激情牽動

牽動原始的醉態

幌蕩夜不寐底

燈闌

青春和慾望陳列

虛榮與貧困

在廉價墊褥之間

栽賊一朵

悲劇的魂魄

我是月暈熏醉的不歸夜

從貧脊民族失調的淚咽中

酌飲一杯杯傳統的殘涎

挑引鄉愁

碎溢的汗漬沁不透

貧瘡之容顏



憔悴

故鄉蔓生的野蕨

有著夜

染也染不黑的褚色

在荒蕪鄉土的雨霽

一叢叢

一叢叢長成營養不良

伊人的髮鬢

而昨夜

不知名字的情郎

一些些冷陌的擁抱

一些些虛幻的柔情

都讓汗漬凌辱劣質脂粉

混著淚咽迤邐在



膚肌底哀泣

自尊傾斜斜

傾傾斜斜在衣錦還鄉的部落炫耀

而長長長長底長屋

我們的根

竟沒有一片板地

容我站得穩

月光粼粼

沒有人知道

是鄉土遺棄了失我們

還是我們遺棄了鄉土

就讓初生的靈魂

皈依為長屋的子嗣

無須追究姓氏



文明已混沌在多間隔的  
危樓



雨是麵的

◎ 田鼠

# 那場雨是酸的

◎田風

沿著熟悉街道，我們  
攪緊，再攪緊  
玻璃車窗  
猛踩油門，渴望  
衝破黑霧的層沒……



「臭氧層又破裂！」  
一行墨黑標題

蔓上塵埃的尾根

無止息掩沒密碼碼的內容

和充塞錢腥的雙瞳

我的雙手搭在駕盤，疑惑地

見你攤開報章另一頁

更證實我們同是儉子手

一份子

是的，一場工業的戰勝

煙戶，成爲我們稱霸的標誌

站在優勢，我們

高傲批判指責

另一國家雨林的砍伐

一再掩鼻主持

反伐熱木的動議



歇斯底理救拯普南人  
大游行

而面對噬蝕又噬蝕歷史塑像

除了鋼鐵跟鋼鐵爭競

遠空橫掃一場細細的雨絲

一條游魚死寂的河川，我們

步入文明地盤

伸出苦澀且螫毒的

舌根，那場雨是酸的



# 文字愛人

漫漫長夜，悶熱不安的天宇  
星子們全失蹤了，黯夜中  
唯一亮著的星是人造的

親親，我枕著衆多疑惑入睡  
在夢的國度裡，我瞥見

理想中文字所指引的道路

兩旁植滿鮮花，嬌艷欲滴

遠去的有關人類行爲的記憶

◎ 林離

皆已塵封，當我穿越無數華麗的詞藻  
芬芳的香味裡滲雜陣陣惡臭

啊————是什麼開始腐敗了

我望著艷麗且逐日妖冶的文句

從純樸的實事求是至花巧的似是而非  
在符號與符號之間、真理已然迷失

一如歷史，它永遠重覆自己

親親，這當中必定有什麼

讓我探索，讓我

思考

長夜茫茫，早雷四下嚮起

等待中的雨似已煙消雲散

黎明彷彿遙遙無期

親親，我們已進化到至善至美又極奸極惡

彼此都已熟悉通曉，且不斷練習

描繪文字圖騰來點綴掩飾各種事實真相

宛若經歷一場迅雷般的世紀絕症

那些劫後的文字已失卻免疫能力

唯有阿諛諂媚的語言僅存

爭相讓使用者扭曲面目，理直氣壯

義正辭嚴地搭建野心宮殿

啊————這年代已沒有什麼真理了

理想堡壘正逐步被文字迷宮蠶食取代

真理不再絕對，絕對的是印在白紙上的黑字

當文字的旨意已被確定，真理便可丟棄

親親，你說，

我該愛，還是不愛呢

# 曾有過這樣



## 一個雨季

犀鳥鄉的昔日

曾有過一陣這樣的雨季

陰霾的天空浪泥的土地

我們該擁有已失落

(不該失去已不在)

◎桑木

那年

雨絲載著年少不知愁

妄想一燭火紅山林

豈知

夢也無法實現

曲折人生欲帶來了

歷史，搞風搞雨

你卻揚言

這江上曾載過萬千船隻

豎起詩之帆

燃點

碧空過境一片雲

風在輕嘆雨在飲泣



在這難忘季節

歲月悠悠

你已是

青絲梳來霜白

后記：港灣的寂靜一如所有被逐放的小舟古渡，  
堅守自己的清淡，年年如此。

一九九三·四·卅日深夜

# 情人橋

◎ 楊栗

多情是你

長情是你

引渡多少雙雙儷影

月開月落潮來潮往

情人們的話語留給你

地老天荒的盟誓留給你

唯有你

在最后的風景照中伸向孤獨



但你是如何款曲

迴嚮在水湄天際的足音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始終如此空泛

你所負載的是數不清的

悲歡離合

而你原來是一座連繫

這連繫掀起悲喜劇的序幕

每一幕戲

都少不了你這景觀

而你如何超越

時間與空間的倥傯

使心通向心


無岸無崖



# 獨不見歸鄉路

◎ 林陽

在浪潮洶湧的歲月里  
被放逐到北方的一座山腳下  
我想，也是好的  
最起碼



冷漠比殘狠來得自然

更自然的

數窗外綠叢疊造的青山

風雨來襲

卻道免費沐浴

橫瞧豎看，我驚見

入定撐起整正天藍

于靜默

我嚐試梳理心緒

驀地直想牛個人說

紊亂也不是罪過

縱然風疾雨勁

在遠離怨恨兩百公里的異鄉

堅忍痛楚

竟滲著絲絲痛快

單眼皮的靈魂窗戶



貝龍職殺

◎ 詩詞

干涸復枯槁

左邊看見溫暖的笑，另一邊卻攝入

康健的體 虛偽的臉

怡然的心 萎縮的手

與錢狂戀的心

兩種風景

在子夜閉上眼臉時

交疊成

一溪空空的

茫

獨不見歸鄉路



# 家族的沒落

寫給親愛的山

◎ 嘯簫嘯

你是一尊守待

等了多少載？站了多世紀？

有沒有喊累？悲泣過？

只有風狠狠撕過

是敲木魚般得一聲。

一棵樹倒又一棵樹倒

青春就這樣泛黃 泛黃后一株成長  
綴成你，像單調畫布塗上單調  
在殆速長慢底比率中  
底輪迴，你拾回了什麼？  
沉默的咆轟？

只是所有底家族遂漸沒落  
在很多木山公司的，眼中只有錢。  
舊時堂前鳥，  
早已在翠綠是中年人禿髮時  
攜妻背兒，飛離最祖先的鄉底巢

容顏在不斷的痙攣

失去親朋戚友，開始變形、變形！  
蒼老許許多，在發展為先鋒 0 號

你是否眺望蒼窮，遙不可攀際  
有一滴流星爲你墜淚否？

深信你每聆聽腹中木魚般的聲息  
只有置之一笑，年齡讓你無從掙扎  
百忍成金，多唸阿彌陀佛

別奢想什麼工業國的期盼

在未來世界是死寂  
你將是和尚圓寂



稿于古晉

重稿于詩巫 120193年

## 餐前餐後

風雲急湧的餐桌上  
有人習慣的按按你的胸膛

瘦癯的

扭扭你的雙頰

凹陷的

大聲說：「這里要補，那邊要潤！」

言語誠懇親切如昔

掌聲熱烈不變



善感動的你枯侯成一座風景  
想像著雲開的燦爛

風停雨歇後

碗盤狼藉中

受寵的左鄰摸著隆脹的肚臍

暴發戶的右舍剔著推擠著的牙縫間

的肉碎

而你

單薄腸胃空空流著酸液

發育不良身心煎熬著飢渴

曲終人散

煙霧在飄

滄海是你

桑田也是你  
百年的手怎麼抓  
也抓不住  
那朵最小的  
最白



# 牽牛花

◎ 虛然景

歲月摧去的日記

片片創傷雕琢

那會迎風搖晃的竹籬

扶著千秋血汗

織成青青

紫紅的參差

呼來金色陽光燦爛

莫要引來蜂蝶紛紛



莫要呼來風雨陣陣

那枯黃落葉

那凋零花瓣

無語向竹籬

看來

沉寂心悸一幕

歷史一頁已漂白

含羞待放的紫紅

應知身在何處

莫讓金色陽光泛濫

須知竹籬一倒

不能回首故園景



# 都市畸形圖

◎ 萬川

上班族悲情

要到幾時才有個就業青年  
在商業犯罪頻繁的年代

尋找代罪羔羊的高手們

順手牽著羔羊公然過市時

為他們的招搖而汗顏

而  
鼓燥



而 夜晚就臥前

照例必誦 五經

而 翌日照例爲商賈們料理萬機

照例 背著四書而行

而 導至精神衰弱

而 導至歇斯底里

而 導至人格分裂症出現

而 候教心理學醫師

而

剖開左胸 取出良心，以夜色  
染黑，倒裝回去，即可。

（由於此項手術極之不道德  
所以須由病人自己執行。）

〈後果將與本所無關〉

· 謹此聲明 ·

被清道夫撿到

與及 一把手術刀

而 曾經我們都是一群爲生活而覓食的獸



# 擦機而過

● 敬致一位政治人物

◎ 雁程

不得不敬佩 風塵僕僕

日理萬機的你

仍允抽身前來主持

另一民族血濃於水的

鄉親代表大會

開幕儀式的盛情

● 專機如座車



若沒被偷 何其方便

我們是飛往首都的客機

而你是首都飛抵的專機

相遇在新山機場

也算是有緣

● 透過候機室玻璃靜靜觀看

你自專機步下 走進貴賓室

稍等座車來接 然后駛走

來去之間 不見匆忙

一切如在握

● 原來提名戰幕已揭 生死休關

雖自持並非過渡老邁

不認老不認命卻不能否認已老舊

當新口號喊出 孰可忍不可忍  
不得不為更上層樓的妄想  
及自己尷尬身份反思再三

● 當機立斷在即

光榮隱退抑是被推翻  
抑是放手一搏 恆在決定  
在彼等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  
決勝優勢下歸隱江湖吧  
此去開幕閉幕何異

● 靜待時間已過

(或許該靜默五分鐘)

又是起飛的時候  
行程不可更改

或許你得回只是空洞的

一句話重心長的「要拼才會贏」

或許好多機會從此失去

就在擦身如擦機而過之間

並非做錯了什麼

其中玄機 卻值得思索一生



公元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九日  
初稿  
新山機場候機室

蝶夢 · 夢蝶

深夜

疲憊的心已睡

古鐘年邁的打起盹兒

只有眼皮固執苦撐

寧謐的窗外

迅速涂上墨漆

籠罩繽紛的世界

留下一個沉悶



黝暗角落燃起一點曙光

龐大的身子

霎時變得輕盈

隨著一陣皓皓寒煙

飄向那點冷冷的光線

一陣幽香撲臉

璀璨的蝶

輕揮著彩衣

頃刻間

不速客輕盈的身軀更輕盈

踏著無數的彩蝶

在煙霧中飄啊

飄

晨暉從窗隙射入



夢 · 夢

◎ 舊安

張開惺松的雙眼

驚覺窗外花叢數只蝴蝶

立在桌前徘徊不去

是夢中有你？

你的夢中有我？

我已迷惑



愁月

第一輯

生命的缺口

◎◎

# 生命的缺口

◎魚子



那時的天空彷彿老是沉壓著，令人透不過氣的空虛，連你吐出來的煙霧也灰濛濛的叫人心恍惚的難過。

我想，或許你是感覺不到這種陰霾似的氣壓，因為，那時的你，坐在門框上。坐姿是沉默的，一半在門外，一半在門里，側影是一座山的孤獨。而我猶若個善感的少年，靜靜的，一如你，悄悄的，若個幽靈，在暮色不斷充填，漸漸濃稠的房間里看你，對你那守候成一尊塑像的側影，做了一個又一個的猜測。

多年以後，我細細回想，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時，那股令人難過的低氣壓不來自天空。不來自暮色，而是來自你，你那積存歲月中太多滄桑的心又比誰都感受到那種難過。

聽說你是最疼我的，我不信，也不信。

那時的我，是一株石縫間萎縮的蒼白，帶著自閉的心情被忽略著，生命中總帶著遺世的意味。

對這句話的可能性，我是抱著不去落實的態度，讓它懸著吧！或某一天，會有一個答案。

自童年走入年少，年少走入青年，彼此之間總是沉默的局面居多。我偶而翻閱淡黃的黑白相片，期望會看到或有一些小時被你抱、或與你親暱的驚喜，我找不到，沒有，是沒有，連其他兄弟姐妹被你抱著的黑白記錄也沒有。

在記憶中，除了那時間因腳傷被你抱著坐在腳車椅上，來返學校外，彷彿就沒有類似的情景了。

我是萬萬相信你是愛我們的，雖偶而會有一些感覺誰是你較疼的孩子，然總也不去肯定。

我相信嬰兒時期的我應曾在你懷中抱過，但，是誰讓時間的大河沖寬了這個距離、沖淡了這份回憶？

小時候，老在睡中磨牙，刺耳尖銳的聲音在黑夜裡像是一頭獸要撕裂什麼的叫家人感到恐怖。醫學上稱這是情緒的不安所致。

年少時，老做惡夢，或夢見被猛鬼追逐，前路是漫長的跑不完，或是跌下聳高的山崖，底下是個無盡的蒼茫。

然後有一次，是夢見了你。

你沉靜的躺在木箱架住的簡陋木板上，被一塊白布蓋身，地方是在樓梯間鄰居的房里，家人神情悲傷的看著你，你是那麼的一動也不動，雙眼緊閉。

那時的我，在夢中的樓梯緩緩走下，見了這一幕，心頭一驚，整顆心彷彿要從胸口跳出。

就這麼讓震撼的感覺驚醒了，一如以往的從亂七八糟的夢中驚醒，只是，這次的震撼是那麼的強勁，那麼的恐懼，那麼的惶恐失措。

以往的惡夢中，潛意識里的第六感仍會告訴自己，那只是夢，在夢中若被惡殺死了，現實中仍有翻生的機會，要不翻個身，就會擺脫惡夢，我雖每每感到身子異常沉重的翻不了身，在夢中仍被猛鬼追到腳軟，或跌下山崖的心猛下跌，擺脫不了惡魔，仍多少意識到這只是夢。

只是這次，第六感沒告訴我這只是夢，它竟是那麼逼真的叫我誤為在現實中。心是如此劇烈的蹦跳著，終於是醒了。

睜開眼第一件事，是尋覓你的蹤影。  
是半夜寧謐的房中，家人都熟睡著，窗框邊沿一盞由小點到大的土油燈在發出

微弱的光，憑著燈光引索，我在黑暗中瞧見你。

你平躺著，我不能肯定你是否熟睡，我的眼力在掙扎，聽覺也在全神貫注。

於是，我看見了，你的胸膛在起伏著，我聽見了，你的呼吸聲仍一如平常。

剛才只是一場夢魘，叫我恐懼面對失去你的夢魘，從夢中持續而來的焦慮和惶

恐，在肯定你仍存在后的此刻，方才漸漸平息，並慶幸著。

從沒告訴你過我年少的那一個夢，那時刻的心情，天知道我是多麼害怕失去你

數年后，我終於還是失去了你。

在我茫然無助的趕返家途中，我有預感。我會失去了你，真正的失去了你。

那已非一個可以抹去的夢魘，而是一個永遠的，心痛。

廿多年的相處，竟覺溝通是你我之間一道築不好的橋，脆弱易斷，或根本從來都沒有橋過。

記憶的河里，我撈起與你的言語，撈起的是星碎的點滴，湊不齊個完整的畫面

一天一句，或完全沒有，廿多年來，是生命格子中的多少空白？

你是沉默寡言的，我或時而選擇沉默，卻也讓與朋友的言語多過血濃於水的關係，是怎樣難懂又悲哀的局面呢？你是永遠都不可能告訴我。

而我，問號飄在風中，是心中一道遺憾的缺口，深的。數不清多少個日子，只記得好長一段日子，每每我在家，總會天天騎單車給送飯去。

家離醫院的距離是多遠呢？約一哩吧，我每每騎著單車，掠過半條街，經過戲院，踩一條上山的路，迎著夕光奔去。

路並不算難行，忽對以往一天打四、五個鐘頭籃球的我來說，那段山的路仍需加額外的腳力。

我這麼天天踩一兩次腳車上山給你送飯，心里只希望，你會好起來，我不在意陽光的猛烈，路遠的難行，只有一個信念！你會好起來。

每每抵達時，我總要整理下自己的情緒，把自己武裝堅強，希望心里的憂鬱不會透露出來。

你是寂寞的，我能強烈的感受到那股寂寞。長期的嗅到刺鼻藥味，長期的看到人間病痛，長期的被那虛無的白籠罩著，笑容已是一個奢侈。

我的到來也沒給你帶來多少安慰，想來我竟是個笨拙的孩子，不懂開解你、安慰你，與你說話。

說到說話，我爲什麼不能勇敢的放開胸襟與你傾談呢？我或是拙言的，但，與你言語，並不需花飾，並不需點綴，我只要張開我的心，以我的感情，用最簡單、最真誠的語言和你談。

那怕你不要回答我，以沉默擋住我，然只要我有說話，你心里有聽，那就夠了。

我沒有，我仍是平常的一兩句交談，彷彿陌生人的含蓄，醫院里那些沒人來探病人或爲家人天天來探你而感羨慕，然，我會真正的爲你做到什麼呢？

你的寡言，我的軟弱使我每每都跨不過那不知始終何時的藩籬，使我拿不出心來和你傾談，使我在驟然失去你后，方才覺得，原來，你留給我的回憶是如斯蒼白，原來，很多事情是追也追不回来了，永遠。

流失的歲月是個遺憾，心痛的傷口仍難癒，我親愛的父親，你可曾明瞭？

讓方糖在杯底繼續沉淀



◎ 無戈

很想不喝這種苦了！

乘一壺熱水還未開，跑去對街不夜的 7-11 買回來一盒方糖。拆開類似包裹香煙盒外的那一層透明薄膜，小心翼翼。再取出兩顆讓它沉入泡好的咖啡香醇的黑色苦海底層。

就是那一種一顆顆方方正正，你第一次跑上來我的寢室就把它當骰子一般的骰弄到最後竟滾到床底下去了還笑說反正這種東西也是多餘，還把我那盒子里僅剩的幾顆也順手的給丟進了幾天沒倒，塞得滿滿的廢紙簍里。說是這玩意兒吃太多了「沒啥路用」。

我正經八百的說我喝咖啡可一向都要加一點甜的，不高興的時候可還要多加進去幾茶匙的奶精。你笑歪了！逕自跑去把電熱壺里剩下的半壺熱水又加熱到沸騰，然後就用我那可以煮白煮蛋、可以泡泡麵、可以煲蛋花湯的不鏽鋼杯、熱騰騰的沖泡出一大杯白霧裊裊、香醇烏黑。

就是從此，我開始不清楚自己喝咖啡是否還是純的只爲了捱一個長夜趕一份隔天不交就會被死當的期中報告？還是爲了漸漸迎合你，好彼此有一個相同的口味？

竟都遠了，這一些！

都有點困難回想起在寒意最重的寒流來襲的凌晨，一起如何去胡湊合老教授規定不得少於三千個字的長篇大論的讀書報告；以及如何窮緊張的去搜羅一大堆盡可能派得上用場的厚厚原文、講義、筆記、好應付明兒個年輕教授時髦的開書考。

只知道小小的擺了一張床、一個書桌、一台布廚、二片榻榻米就僅剩一條走道的斗室，凌亂不堪的散落一地的教科書、參考書、原文的、中文的、借來的筆記、Cora的講義，誇張的挪不出一片燒開水盤坐的空間。你倚在床頭，庸懶的啜飲一杯滾熱，學那電視廣告「胡子蹺蹺的，鼻子尖尖的」「輕鬆一下？」我抓著大鋼杯，坐在案前抬燈刺眼，其實他已翻閱的勉強不下去了！然後你說再來一杯吧！我懶得再去泡就懶得要直接從鋼杯倒，你死也不喝，死也不喝。一古剝的從床上翻身而起，不顧冷了，踮著腳尖踩過小走道大理石的冷冽，縮著脖子捧回一壺冰凍，重新沸騰。

這些記憶、再次記取，竟猶如那壺燒開的沸騰中水蒸氣的沸點昇華的白茫茫的

一片騰空，迷迷濛濛的不清晰卻又斷斷續續。

到聽歌唱起的時候，零亂的小斗室沒有那麼零亂了。不是怕你不來而我故意整理，是一種人將去樓空的不自然的寬蔽擺明著要去面對了。重要的講義都已經留給學弟，有價值的書本都已經裝箱，都已經躺在遙遙的南中國海，緩緩航行的貨輪上。而屬於你的呢？壓在書桌墊板下的那張世界地圖，說明了同樣是橫隔一片遼闊而深藍的汪洋，指南針卻標示著北方。這些不能言語，不知動情的東西，早就先行一步作默默無奈的背道而駛。無法挽回什麼了？

你無法跟我走，我不能跟你去，這一塊不期而遇的彈丸之地，竟然悲哀得像是一座處在第三空間的龍門客棧。它將永遠存在，只是你我只作短暫的停留。

爲什麼呢？都已經喝出苦咖啡的不能自拔的滋味了！

那時候，已是惱人的仲夏六月。

校園里、一排排的菩提樹，嫩紅的新綠擠落一地的枯黃老葉；系館旁，阿勃勒又很安份的掛滿一串串鮮黃。以前還都當它是一種畫意詩情，都當它是一種自然賜給畢業舊人的一種饒別花宴。

方帽子、寬黑袍已沾夠校園里每一寸踩過的泥土，還給了總務處；學生証貼了

土土的新鮮人大頭照也已經繳回教務處換了一張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單單薄薄，用了四年才被填滿的幾行白紙黑字。

不通風的斗室里，過幾天就要送人的涼風扇重覆吹轉著悶熱的風；捨不得丟的幾卷從新人聽到成舊人的 AIR SUPPLY，調上了伴唱機的自動迴帶功能後，就不停息的輕揚著寂寞。

惱熱煩躁啊！苦咖啡蒸發的霧已攏不成一裊裊飄渺，杯體更灼燙得握不滿手心。已經是剩下獨自一個人。

太倉促了。

雖然學藝股長從倒數計日的第一百天起，就已經拿著紅色的粉筆在黑板左上角端端正正的細描幾個數字很刺眼，卻一直麻痺不了敏感的失落的魂。偶而偷懶的生日生忘了擦掉再減去一天，就被蒙騙似的多了一天；有時候狠狠的蹺課兩天又碰上周末禮拜，再回到課堂就觸目驚心的驟減四天。

許多話，都來不及說，又回來心平氣和處理複雜的我和你？亂麻一時情急之中愈是扯得愈不可收拾的糾結不清了！

像是一齣收視率漸走下坡的劇集，當機立斷的被強制換上一位強悍的新銳導演

。只爲了提早下檔，就擅自的篡改起原著的劇情。你我都無法自由發揮原本的角色了！他的一聲開麥啦！男女主角就只剩下那一套份情的演繹，註定是悲劇的結局。

我還很清晰的記著最後的那一齣落幕，在國際機場，硬生生的被篡改成沒有對白，沒有擁抱，更不用說眼淚以及深情。我一直抗議杯葛這導演的不忠于原著與乖離本意的不通情理。可是你卻一味沉默不語，隨他操控指揮。似早已疲倦這一齣的同台，早結束似乎正合了你的心意。所以很早你就依著劇情跨步走進隔著大玻璃屏幕的欄杆，丟我一個在透明的群眾的隔絕大廳作無助的呆立目送，遠遠的你在凝視中冷冷拋下一個背影。還給我，還給我好過幾天，帶著它步你後塵進那個關，卻不是飛向你。

這多麼不討人歡心的劇集，雖然在最終隨著這急轉直下的刻情草草的作了一個快刀截斷的結束。可是你不知道！這幾近變態的導演卻因爲你的遠走，開始繼續對我作單方面的的不止息的播擾。

在每一個空檔，每一個深夜，我一打開屏幕，他就重播，一打開屏幕，就重播。他還變本加厲的滲入灰色思想，任意的重新剪輯配樂，把先前我們努力營造的美好的最初，作不停的噴霧，不停的噴霧。只一味將主題繞在他自己執導的劇情的尾

聲，重覆的賣弄那一套老掉牙的自以為是變奏，利用長短鏡，切割重疊，逼近又抽離，然後 SLOW MOTION。都是悲涼，都是晦澀，都是他的個人主義的泛濫。

最心痛的還是，他竟然老套的在最後一幕加入第三者。他逼著我清清楚楚的從螢幕上看見自己在螢幕中莫明的與第三者盡情歡笑，然後你悄無聲息擦肩而過，不帶一點撞破姦情的那惱怒，不在乎的依舊還我一個背影離去，冷默得似早已絕交。這是不是微微透露，經這時空的漫長隔絕，你真的已變得不在乎？而我變得很假裝？

我假裝春天到了，寄你一張賀年卡；我假裝夏天到了，問你有没有收到回校邀請卡；我假裝秋天到了，跟你說家鄉的月真的不圓；我假裝冬天到了，因為你的生日在聖誕節前一天。

我太會假裝了，我又假裝愚人節也是個大好日子，捐給你的一些話含含糊糊，即使給你看穿了；也可以用愚人來掩飾而不必當真；我還假裝每一張特意精挑細選的卡片上別人早就擬好的美麗代言，可以是我心思的代表也可以不是。因為這麼多的假裝早就把我的所有語重心長怯弱的瀝乾成僅剩兩字簡短的「好嗎」的真跡。甚至沒有划上問號，沒有塗上句點。即使是又落入那變態導演的情節素材，也不足於

構成他又在螢幕中指使你於庭上告我的所需的呈堂供據。

我想你是不会再給我什麼訊息了！

你真的是不在乎了！我可以想像你可能是近似一台沒有感情卻又殘忍的廢紙切割機了。擺在影印機的身邊，你吞噬不經過閱讀，你貯存于為收藏，是使用機器的人一廂情願的不停塞給你，你只好接收，只好被逼扮演一點點支持環保的舊角色的角色。卻從不回應一點點動作。

我知道你是存在的，你只是要持續的還我一片空白，類似當初那一道背影。我再怎麼的要求重覆倒帶、重新定路，仍絲毫聽不到任何言語，仍讀不出任何一個字眼。是惱人的手法，拿他沒辦法的僵局。

若我又假裝問你這杯咖啡加了方糖，不去攪弄，還會是苦的吗？你是否仍舊是部生氣的切割機？堅持冰冷、沉默、不言語？不掙回我半句答覆？

不行，不行，這個假裝太牽強了。

只要這麼簡單的嚐一口就可以確定它還是苦的，怎麼夠促成一紙長長信箋，寫滿疑問然後假裝是問候的本意，寄給你？

我再嚐一口，真的確定，只要讓方糖留在杯底繼續沉淀，這苦咖啡就還是苦的

我原本是不想再要這種苦了，不想再永遠的假裝喜歡下去了！可是最終，我還是讓方糖在杯底繼續沉淀，不肯去攪它，不願讓它去溶化，因為還是這麼淺的夜，我如何可以睡去？如何可以睡去？

那愈來愈變態的導演早已將他所有心血結晶所濃縮的舊帶子都迴轉好了在那兒等我。還可能已經改走商業取向，應大眾要求，擅自應用了不要臉的替身，穿插進煽情的三級，卻都沒噴霧，都沒噴霧。

我什至還可以以此類推這爛導演的爛手法，在這一回的最後一幕，將會換你攆著第三著，陰陰的對我訕笑，遠遠的揚長而去。而留我一臉錯愕目送，手中緊緊握著一杯你狠狠拋來而飛濺的黑色熱咖啡，還滿滿的加了「荒唐」。

我一咕祿舉杯似酗酒一般的飲盡。方糖果然還在，只不過已經被苦熱侵蝕的變成一灘濁黃的渾圓，無力的癱瘓杯底。

我呆呆的凝視的這一刻心情，你一定是不知道的。我最終竟然變了初衷，讓方糖這樣的逕自留在杯底繼續沉淀，繼續苦澀。似乎意味著，我不再束手無策了，我終於也對這變態的導演埋伏了一道陰謀，即使他又篡改情節、他又挑撥是非、他又提公訴，這將是我所擁有的唯一的、有力的、有利的呈堂証供、證明我還是在乎你。

下午茶濯起的蓮影

◎ 無艾



說要去喝茶，午後三點。

這麼個炎熱的夏，也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偷一點閒、透一點涼。是御茶軒，很近，頂著赤熱的無風，閒扯一些個談笑風聲，就到了。

一踏進去，頓覺，所有的燥熱塵囂，隨著高高橫著的門檻，古樸簡單不失風味的兩扇前門的一張一合，就都被拋在門外、鑽不進來了。

竹几，板凳，草蓆，簞畫，綠庭，盡是鄉趣，盡是古意。只有排排陳列的透明高腳、窄腰的玻璃杯閃爍爍的擺明現代，就連一絲絲的清涼亦是來自中庭那道人造瀑布所飛濺的水珠而擴散。

竹籬芭旁的角落，有一字排開一醜醜古舊的陶甕。參差的盛滿著睡蓮淡紅、鮮黃、還有藍寶色的響宴。不就是彷彿造那系館旁偌大的人工湖，荷葉翻騰、蝶影翻飛，大肚魚驚起逃竄的波光粼粼，所濃縮的一醜醜蓮影。只不過大池塘的是荷、小陶甕的是蓮。

在這麼小的一潭清澈，其實也較適之於蓮。一葉葉的圓扇細齒、田田浮貼著碧波明鏡，三三兩兩不驚嚇的紅與黑的凸眼睛的游魚，就圍繞著那輕挺水面的蓮座，作漫不經心的追逐。

所有的清閒與幽雅都沉溺進去了。

以前也極愛過池塘里的荷。眼看著深秋開始凋零，一熬過了殘冬，就迫不及待的又濯一個油綵光鮮，重臨人間。荷葉大片大片濃綠的高高撐起，蓮座掩掩藏藏待放含苞挺挺聳立。最愛是風，吹翻一池塘的葉影婆娑之後，在塘水滿盈的溢口，就堆積一瓣凋落的水紅，彎腰撈起，都還鮮艷欲滴。

也偷偷的拿起過長竹竿，在池塘邊，兢兢的挑取一色的白、一色的黃，一色的小紅的小栽，期盼自家後花園，也營造出一池的儂影繽紛。卻是再怎麼呵護，它也不肯活。或許是因爲心思下得不夠？或許是因爲那是一潭混濁的死水？一直不知道，實際上是爲什麼？

店老板帶著滿臉的親切笑意親自把茶端迎過來，不禁問：「那蓮，怎麼種？」  
「許多人都喜歡呢！」「其實也沒什麼照顧！」「只是先種到瓦盆里，一個甕，放它二盆。才幾個月、自己就茂盛成這個樣子了！」

「是這樣啊！」再一次靠近端詳。三尺深的甕底，這迷妳睡蓮的根盤不就是緊緊抓著那滿佈水苔的紅瓦盆里的一片沃土。才站得這麼穩，才花開得這麼盛。

環繞母株的左右，還爭先恐後的掙出一張張維嫩的嶄新面孔，企頸仰望清水上空快要被葉蓋滿的一片藍天。

多麼像年少狂熱的心啊！絲毫不肯就范水底的冷默、不肯屈就陽光的冷落。怕窒息似的紛紛拼命拉長，拉長，快快的直要沖出水面，再大大的長吁出一口氣。就可以聽聽風聲，沾沾雨影，碰碰蝶翼，再偷偷竊聽有情人的私語是否不經意也夾雜幾句對它的期許！

這一趟下午茶，就這樣茗著，靜觀著，沉思著，喝的不只是一杯杯熱騰騰清心潤喉的凍頂了，還有風景，還有寧靜，還有生活，還有蓮影。

臨走，硬著頭皮跟老板討了一截幼苗，走在回府的市府路上，艷陽仍然高掛，心靜卻自然涼了。這一回，有信心，種得活了！

花與友情共芬芳

花與友情共芬芳



◎ 亞楊

這會兒城裡的花都開放了。心情彷彿也熱鬧起來。

我們幾個朋友自謔曰：花痴。不是嗎？愛書的人曰之書痴。愛花的人自是花痴。

這會兒城裡的花都開放了。互相知會：花兒綻放了。快去賞花罷！免得開到糜花落盡。只能欣賞空枝椏。

首先：一場風雨，布律克路那一帶的「櫻花」滿樹一夜間落盡了，朋友兩度趕不上花會，蠻是惆悵的說：我來遲了，賞不到花。不幸被你言中了。

不要緊，花事末了。還有幾株「櫻花」樹花期未過，再有鳳凰木、火鐵木、紫薇、金急雨在競相爭妍呢。

那日一群朋友約好一起午餐。談談笑笑間經過中華商會大廳前的那座行人橋。橋旁那株紫薇盛開。拾到一朵落花。想起在遠方，深造的朋友。她也愛花。尤其是紫色的花。六月她回鄉渡假時想是花季已過。

回首去年，不過跟她相處短短的三、四個月。兩個不健談的人竟可聊個沒完。最多的話題總是繞著花瓣。可也說是花事人緣。

有趣的是：有天上上班，她從背袋裡拿了一塊蛋糕給我。說是生日蛋糕。我咬了一口，省起昨天是自己的生日。就問她：妳昨天生日？她回說是。農曆？是。原來是同月同日不同年。怪不得有那麼一點點緣故。

青龍木開花時，愛蒔花的老師打電話來告知：城裡最老的那一棵青龍木開花了，欲看從速。慢一天你就看不到了。

下班後就趕著去看。那時午後的陽光正熾熱。風中開滿黃燦燦的細碎花瓣，不斷飄落。夢幻似的滿院子裡飛舞。落到青草地上無聲無息無處覓。

我隔著一圍竹籬芭，看著看著真想進去躺在樹蔭下青草地上睡一個覺，做一個好夢。但種著這棵老青龍木的深院重鎖。祇得悵悵然離去。

第二天再去時，花竟在一夜間落盡了。昨夜的風雨洗滌，再也尋不到一朵完整的落花。我望著青綠的葉子在風中高高的招搖，彷彿伊從未開花的樣子。剎那蒔花說的可是這樣的情景？

可兩個星期後，伊竟再度綻放。又是一樹簇黃花。有一點驚異。匆匆趕路無暇

去欣賞。

原想晚上到老師那兒練古箏時再知會大家明天去賞花，只不知明日花可在？誰知被一粒意外的「大事」給沖得忘了。

說是大事皆因被幾個愛鬧的朋友鬧大的。

到了老師那兒，我也沒心思去想今晚大家爲什麼打扮得這麼漂亮，只顧跑到窗口探看，路旁那幾株青龍木是不是也開花了。

果然正對窗口的一株開了好多花。我高興的朝著大伙兒喊：又開花了……

噢，怎麼個個奇怪的表情。對花事不感興趣了？

今天是怎麼了？

一、二、三。生日快樂！

生日？誰過生日？

不要告訴我們，你連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哦，老天！我從沒有特意去記生日這碼子事。有老媽子幫我記。只要早上起床，看到餐桌上擺著煮的雞蛋。腦筋一轉，猜度今天又是誰過生日了。非常傳統的，

晚上自可吃到雞腿線麵。吃了長壽，慶祝又老了一歲，老媽子都是在舊曆替我們慶生的。

今天偏偏大伙兒要替我過「洋生日」。又是鮮花、又是蛋糕、又是禮物、捧個滿懷。真是意外的驚喜。

想著大伙兒瞞著我大事籌備。感動得難以入眠，一夜沒好睡。第二天帶著一雙熊貓眼去上班，這才是給我最大的禮物啊！

但我最愛的還是朋友們的一番心思。收著親手編製的吊花盆繩結。紅色玫瑰及藍色勿忘我，飾以花如星星般的鳳凰尾草。這束馨香雖祇短暫綻放。卻在生命中絢麗煥發。不能忘記。

朋友也許無法分擔你的痛苦。但你們卻肯花心思帶給你驚喜。你有什麼放不開的？你收著花，你也收著友情的芬芳。我是這麼告訴自己的。

生命猶如花朶。開放凋落。千百劫中總有那麼一點點因。千百生中總有那麼一點點緣。今生我們才會相遇，今生我們終要相離。

花開時且盡情欣賞罷！

花雖不過俗物爾，若世間無花，豈不黯然失色。生命中若不解友誼的香醇，誠

爲憾事。

花開花落。緣聚緣散。有一天當我們東西南北分。友情的溫馨將隨處在任何一方。猶如無論在何處，都有花朵開放。



曾經，如今

曾經，  
如今



◎ 林陽

那種溫馨踏實的感受，恍如青春小鳥一般，回不來啊回不來。

曾經和一群友好聚於拉讓江畔，談文說藝，相互砥礪，在一座風灌不斷的閣樓，或在夜央也無法吞嚼的五腳基，清茶汽水啤酒，再順喉也賽不過語言和心靈的交流。

曾經飲一路冷冽去上課，再頂一天燠熱返回住所，在一座蟬聲不歇的星城，在那段經常讓風雨來歇的日子，而生活里的不如意，竟逐漸在與小瓜相互學習、歌唱、遊戲的笑聲淚聲下融解。那十二張純朴得像泥土的臉孔，仍活生生的釘在我記憶的匣子上。

曾經與三幾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朋友，遮晒避雨，在相同的屋檐底下，在千山萬水之外的異鄉，砂州異地的風情，是菜餚是白米飯是水，久嗜之后味道便溢出來。彼此雖有個別的想法和步伐，卻從不吝於互相合作和傳遞關懷，那怕間中夾著爭執。

曾經在拉讓江畔的公園，看黃昏怎樣裝扮成黑夜，獨自或結伴躺在木椅上，數著滿天燦亮的眼睛并傾聽江水奏起的樂章，雖是偶爾的縱情，卻給一貫的平靜添上詩意。更多的時候，我走進一陣書香，翻開報章或書頁，讓點滴的智慧匯成海洋。

曾經坐上兩三句鐘，在雨蓋籃球場，在或許緊張或許輕鬆惹笑的氣氛，讓眼睛跟著球兒滿場飛跑，讓心兒跟著智勇的拼搏一起跳動，也曾情不自禁的喝采、歡呼、失笑、嗟嘆，那時從不想起——我到底來自那里。

後來，後來始察覺分離是一種狠心的割切，叫我把原本握擁的寧靜安詳，全給丟進了南中國海。呵，我是在懊悔了嗎？當初選擇了離開，不已隱約的預知未好的路路更不好走？誰叫自己決定了時限，該負責的終究不外自己，唯昔囊的清歡，我真的能不想不聞不問嗎？

如今我跌落在一座被稱為平安順利的城里。城里人很多，一反過去的冷清，且車又多，使我的步伐回不去經已習慣的悠閒。我沒料到啊我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連那座不算很高的水塔鐘樓，也冷冷看我冷冷刺我。我辦事的地方，聲音吵得我情愿變成聾子，人事複雜到我甘心做個瞎子。我走進教室像走進夜市場，我走出校門像打完全場籃球賽那樣疲累。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一再感到過去好不容易才築

起的信心正發生地震。向往中的自由發揮，處處碰礁，我像一艘迷失方向的船隻，難道真個無以為渡了？

我懂，我需要一段時間來探索，去適應。可我更懂，一路有風的追逐有綠的迎迓經已成了陳湮舊事，今我照見的是滾滾塵幢樓影。冷漠和欺壓，彷彿愈發囂張了。

所以我說，那種寧靜致遠的境界，遠離了遠離了。

我卻心有不甘，常想終有一些可貴的東西正匿藏在某個角落。我會在沉默中致力尋覓。我以為我有成功的機會，說真的，我不能一味活在昨日的夢香里。

是對是錯，就讓時間去見証吧！

隨緣居小札



◎ 遲菊

決定買下馬當馬麗哈花園一戶排屋時，許多朋友的批評洶湧而至，說那條凹凸不平的路又長又黑，傳說還有鬼怪在轉彎處出沒，更有直接說又不是沒有能力，爲什麼買廉價屋？我只是輕笑，因爲他們不懂，我也不必細細述說對青山綠野的眷戀，也許我已不現代，就像他們不明白我，我亦不明白他們匆匆的腳步，爲什麼不肯爲明媚日月稍稍停留？

當簽下合約以後，我時不時來看我的家——那時不過是以幾根尼龍繩圈住的框框，芳草蔓生我常常對著那，近九點大的它發夢，我對它的愛是由地基深入的，我看著它由地基建土四支支柱，然后四面牆，然后是間格，最后天藍色的屋頂蓋上了，我在粗粗糙糙的洋灰牆里進進出出，想像著將來如何擺設。

房子終於交屋了，我花了一個早上在五金店里配不同的深深淺淺的藍，將新穎的房子再刷一層水藍，配上灰藍色的門，門框髹上天藍，鐵窗也刷上不同的淺青藍，地上鋪上灰塑膠地毯，再以一座組合櫃，分出廚房與客廳，小小的廚房只有灰色

的冰箱與瓦斯爐，再加兩張小凳子，客廳仍然是幾張膝椅及水藍色的椅墊，襯上米黃色的窗簾，簡單而溫馨，那些批評不斷的朋友，個個噤聲不語，因為廉價並不見得就是賤，如果佈置得宜，就成個溫馨可人的窩，我的成功在於那一組藍，映得馬當山更柔更媚。

雨季的時候，醒在稀稀瀝瀝的雨聲中，打開百葉窗，透入一臉的濕意，我的心漂浮在一室淺深深淺淺的藍里。為自己煮一杯香醇的濃咖啡，然後坐在籐椅上，伸長二郎腿，半座藏青的馬當山在一堆堆白云里，忽隱忽視，對面家的火雞常常適時咯咯的啼起來，我喜歡呷著咖啡看它伸展身軀在院子里優雅的散步。

有時，在天將亮時，站在院子里看千變萬化的云彩，等女兒由睡夢中醒來，那種寧靜是我心頭里最大的享受，自然中有千變萬化的精神，悄悄對我數說人世間的奧妙，這令我精神抖擻，人生尚有什麼不滿足的？

在長滿茅草的院子里，我逐塊清除，在大門處設了幾個輪胎，把插花剪下的玫瑰枝折插在輪胎里，如今已化著一株株嬌美的玫瑰，女兒最喜歡在清早，穿著睡衣在沾滿露珠的草地上遊走，替玫瑰拔拔草，或者吵著剪一朵玫瑰帶去媒姆家，有時也在草地上追看蝸牛，直喊牠蝸牛爸爸，漸漸她懂得去戲弄含羞草，興奮的大喊，

媽媽，爲什麼它的葉子會蓋起來？小小的草地，壓著不少我們母女共有的樂趣。

我也挺喜歡飛車在那凹凸不平的，又長又黑的馬路上，在傍晚時，云彩金黃而不拘，把一座馬當山完完全全裸露在你眼前，我總覺那那是一尊美女，不知得罪什麼天神，被罰躺在那里，兩座建築物剛好建在她的腦部看來尖挺而結實，那微張的小咀似乎在說，台北那一座觀音山是她的學生姐妹，有時工作至深夜，更是急馳而回，朋友只稱我是個怕鬼的膽小鬼，難道不怕在轉彎處，碰上一只長舌鬼或無頭飛人，我從來就不曾在黑暗里想過這些，一心只想快快回到我那溫暖的家，快快把寶貝女兒摟在懷里，一天的疲乏往往在那一刻化爲烏有，人生得以如此，還有什麼可求？能享受周圍的環境是我最大的福氣，馬當路的黑與不平，也常常勾起我巴卡洛山（註一）的回憶，那是一輩子無法再回去的地方，但它的荒野，它的落後，常常勾引我在夢里徘徊。文明只是在未盡未明之前，人們極度渴望，竭力追尋以致忽視，甚至失去周遭珍貴的事與物。

這一山一草一木，都是我所愛，有一天借騎姪女的腳車，在這四周亂騎，那迎面而來的晚風，令我精神舒暢，大約有十年沒再騎腳車了，舒適的生活里，使人變得頹廢而懶惰，我常不自覺留戀少年的無拘，常留戀巴卡洛的假日，在波拉威

利（註二）租一條漁船，與外子在無人的荒島潛水垂釣，那潔白的沙灘隨手可掏出不少海瓜子（註三），在淺灘更是有數不盡的牛角貝，那種世外桃源的生活，有朋友說無聊，急不及待請調回台灣，而我們卻樂此不疲。

如果有足夠的財力，我真想買下一個孤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更沒有一切文明的災害，又何妨？



註一：蘇拉威西島中部山脈。

註二：印尼蘇拉威西島中部漁村。

註三：一種貝殼，適合配薑煮湯，清爽極了。

一樽月色的心情

◎ 藍波



爲什麼中秋沒有卡片？農曆新年有賀卡，開齋節、達雅節、衛塞節、情人節、聖誕甚至愚人節，都有花樣繁多，色澤鮮艷的卡片上市，而獨中秋沒有！

節令的時季，我的思緒是拉讓江上的潮漲汐落！

中秋時，我想寄一張卡片，給遙遠棄鄉的童年玩伴，卡上畫著一樽月色；問他異鄉的月否又大又圓，平貼在無雲無煙的依舊藍藍底夜空，那不是夕陽不肯回家的反照吧？問他是否記起了中秋，這在異鄉熱騰不起來的節日，是否記起了故鄉，憶起甘榜小路。

童年的中秋夜，在苦盼那艘船運來的日用品中，有了父親的托帶；喜悅的童心，總覆蓋過家人的憂怨臉色！

在屋後梯階平台上，擺了桌子，端上月餅有「書冊糕」「軟糕」，「月糕」一壺清茶，多少柑橋柚子香蕉甘蔗，等待月亮冉冉起。

小孩子提著去年再去去年已用過而摺起收藏的紙燈籠，小心翼翼的不忍讓它差錯

燒著，一家過一家的去看別家的拜拜，是不是誰家有了新風味的月餅，有時爲了爭執自家的月餅好吃而面紅耳赤起來。

月娘割耳的警惕是來自祖母，而嫦娥奔月吳剛伐桂玉兔搗藥則聽自大姐姐們的講古。那時的童年，竟有著多美麗神話傳說在圍繞著，而今，那夢已遙遠退色。你在異邦，是否也想起。

月圓時寄一張卡片，畫上一樽皎月，譜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給曾經印在心版上的女孩，很想問她，也問自己，爲什麼年少的中秋，沒有共渡賞月的浪漫；沒有月老賜于一絲紅線，將兩情相繫，而不致於在揮別以後情路上木橋與陽光道的分手；更在相逢時她轉姓別家而我依然獨身隻影依然思念相思，久久久久，才能釋懷。

老年中秋，將是如何一般心情？那時，我透過高度的雷射望遠鏡，窺視月球上，逐漸茁長的現代森林！

人生的一切，都是緣定。

中秋，是很令人傷感愁悵和懷舊的。

中秋，是很華人傳統的節日，給于自己文化背景和感情方式的意識。

中秋，沒有卡片的傳統。



月圓

月緣

月

月圓。月緣



◎ 志向

你走到了哪里？在九月廿二號這天。  
是否走到了飄雪的城？還是路過一鎮的陽光，就如赤道下犀鳥之鄉長年的氣候？

屈指一算，實在有好多年不見！不知道妳的人生旅途可否一帆風順？而當年我，阿當，阿美在機場送妳，妳似乎祇留下了妳固有的印像，清清瘦瘦，可有胖了或長高了？

坦白說，有時候我真的忘了妳，沒有思念也沒有深深的記憶，一切都是因爲生活的使然，偶爾邂逅阿當，提起當年事，當年情也會談起了妳，總覺得妳連繫我們之間的友誼在歲月中顯得漂渺，如果說真的有那么一天時間把妳自我的心間沖淡，甚至沖得毫無痕跡，我是否能夠單憑「抱歉」兩個字從此帶過阡陌，從此就當不會相識？那多麼是一種遺憾呵！

妳還常穿著像男生所鍾愛的牛仔褲配托著一件T恤？妳再是不是屬於這鄉土的

一陣風，川竄在街車人潮中？

月杪便是中秋了，又見月又圓，妳今天的心情再把它在一盃酒入腸以後一定會發覺曾經漂亮，曾經如此成長的歲月是如斯一個缺口，電視每每在播映緊張的劇情突然「卡」住，又開始有月餅廣告，在妳生活的那廂買得像家鄉的月餅嗎？或是妳仍在錯失一個又一個的節令？上個星期天，我出席一項由公會舉行中秋聯歡會，有人上台唱了那首「龍的傳人」，想想很久我都遺忘了這首歌，祇是呵！再怎麼遺忘，卻改變不了詞中的那一段「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遠永遠是龍的傳人」。

多風多雨的季節來臨了？有好幾個清晨睜開雙眼拉開窗簾，藍的天空飄著細雨，又有起風的午後，陽光淡淡，小時候自制的燈籠不可能再掛在大門前或是在月光下提著它炫耀，還有不再有特大又精心制作的紙鳶可以在曠闊的山坡上放遂飛呀飛，是鱗次櫛比高大廈取代了小木屋，是高速公路橫佔了青青草坪……其實這麼多年以後的今天，許多週遭的景物已有了巨大變遷，連一個人的心境甚至思想觀念都會隨著老去的階段也自然改變。

是現實也是無奈。

人的一ance，起步時總是空拳打天下，中年時可以是光輝一站但老去時又打道回落寞。

寂靜的夜，開一口窗，怎樣使風霜擱淺在廿多年華的岸口，怎樣脫俗，怎樣無悔無憾？

再說日子，難過也過了，能夠咧嘴一笑的日子也成爲過往，我的日記還記載這一些心事，是心事又不像，總之，很難懂。

或許我該邀來阿當，阿美還有妳，找一個中秋，一盅酒，一枚圓月，讀盡自己的寒愴。

想起了月圓

想起了妳



私房錢



◎長竹

那應該是我上小學六年級的事了。

記得很清楚的是，我家有兩個哥哥在國外唸書。一個是在台灣唸醫學學位的五哥，及另一個在澳洲唸機械課程的六哥。而幼小的我們個個不是唸小學，那就是在中學就讀了。我們每個月的生活費及學費，都是父親辛辛苦苦種種胡椒及請人割樹膠賣膠片而得來的。然後非常小心地一一分配的。

話說正當五哥唸最後一年的醫學士時，家鄉的椒價及膠價落了。而六哥則剛好唸完他的課程，留在當地找工作做。雖然說費用是少了，可是五哥在台灣的费用，頓時也成了父親幾晚以來失眠的負擔！在父親精打細算之下，認為用低價把幾十包存放已久的白椒賣出去，是一件他極不甘心去做的事。

後來，是大我只三歲的姐姐想出了一個法子。

「我們把我們的全部私房錢拿出來給父親。讓他拿去寄給我們的哥哥唸書，好不好？」姐姐詢問道。

起初，我們都沒有什麼表示。

我們的私房錢，說起來畢竟是我們一年一月一日一元一角地慢慢存起來的。家境並不怎樣富有的我們，要存錢是極不容易。常常是過華人新年時，父親及大哥哥和大姐姐們十元五元地給我們作紅包送的。不然就是幫四哥種黃瓜、拔草、施肥料、澆水及摘瓜拿去賣後，四哥分我們幾元幾角作分工錢來的。除了這些方法存錢外，還有一項最使我們六姐弟高興的就是，每當我們手邊留有七、八角的銅板時，父親就會讓我們跟他交換一元的紙幣。父親一向以來有每天都上街一次的習慣。當他上街塔巴士及跟他的幾個好朋友在大哥咖啡店喝茶聊天時，都會用到銅板的。所以，我們也樂得跟他換那種非常合算的交易。

（今日再回想時，知道也明白，其實父親的用意是希望我們養成儲蓄金錢的好習慣。）

因為這樣，所以私房錢對我們幾個小孩子來講，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東西。是平常都不捨得拿來用的。如今，姐姐卻提議說要拿出來「送」給五哥，那畢竟是一件很接受不來的事實！

父親見我們都沒有什麼行動。他也很為難似的勸我們說：「這樣吧！你們把自

已擁有的數目抄下來，記在一張白紙上，然後交給你們的姐姐保管。等以後你們的哥哥唸完書，出來找工作時再還給你們！」

父親講完，就退出房間，讓我們自己再決定如何去做。

這個方法可行得通。想到這些辛辛苦苦存起來的錢在不久的將來還會回到我們的手里時，我們都立刻有了行動。隨著，各人就拿了自己的錢袋（只是一個布車成的小袋子而已。）走去房間的一個角落，又仔仔細細地再算一次。然後才依依不捨地把錢交給姐姐。姐姐包包地把錢接在手里，嘴里不時地會聽到她似在安慰我們一樣的話：「錢還會回來的，不用擔心！」

正當姐姐要把我們六個數目加起來時，她突然停下手說：「唉啊！這樣是很麻煩的啦！我還去收集這個紙！我看不用記啦！五哥一向是很愛我們的。他以後回來時，一定也會像以前一樣很疼我們的。我們不要叫他還錢了！」

（是手足情深吶！）

聽了，我們個個都點點頭，表示很同意姐姐講的一番話。老實說，五哥的確是很疼我們的。自從母親去世後，他就一直很保護我們。他教我們唸書認字。有時，還幫我們拍生活照片作紀念等等。因此，我們六姐弟都很喜歡這個溫和脾氣好的哥

哥。

「對對！那我就把這張寫有數的紙丟掉了。妹妹弟弟們幫哥哥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情。這樣一來，父親就不用煩惱了，因為我們解決了他的問題。我們也會幫到爸爸，那太好了，是不是？」說完，姐姐就把紙丟在地板上的垃圾桶里。

接著，我們就把全部銅板比紙幣多的錢交給父親。父親很高興地擁住我們說：「你們都是我好孩子！」聽得我們樂極了。

記憶中，小弟跟小妹的私房錢算是最多，有一千五百多的。大妹跟二妹排第二，有一千多元。姐姐則是第三，有九百多塊。而我是最少的，只有八百多塊。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各種各樣的兒童故事書，常常在上街時把自己的私房錢「偷」了去買這些香港出版的「故事書」。

隔年，即是五哥畢業要回國的那一年，父親因心臟病復發，突然間去世了。日子就那地一天天溜走了。

事隔二十多年，我們六姐弟都已長大成人。

好像已經沒有人再提起我們當年的私房錢了。也可能是我們要它深藏在心中，當成是一秘密了。

然而，我卻一直沒有忘記我當年是如的不捨得……。

有時，偶而會想起時，很想問一問事業有成的五哥，當年父親寄給他一筆生活費用時，究竟父親有沒有在信里提起那是我們六姐弟多年私房錢來的？同時，也很想知道，他當時收到家書時，他沒有感動得滴下任何感激的淚？！

但我始終沒問過他。因我深怕哥哥嫂嫂們會誤會我問的目的。被他們誤會要如數地還給我們，那才是一件最傷感情的事。

畢竟，那已是一件很逸遠的事了。



# 花緣



◎ 黛蕙

屋前的水泥地經不起歲月的蝕侵，隱隱然有了幾道裂痕。稍一不留神，總茂茂然綠成一片，真應了一句「野草斬不盡，春風吹又生。」

近來因事遠遊，歸來后忽見花影綽綽，平淡灰暗的水泥地上，花容欵欵，一片嫵媚嬌柔。

那一道橫地而裂的縫隙，曾幾何時，竟然身價百漲，升格為花園？密密麻麻翠綠的小圓葉，楚楚亭亭，開了簇簇小小白花。風吹過，幽幽花香撲鼻。這鬧市一隅，恍恍然竟有了田園氣息。

傍晚時分，拉來了一張藤椅，手握一杯冷涼果汁，不禁對著這一排排旺盛的生命，愕愕出神。

如果是草，毫不猶疑的，刀下無情。畢然如往昔一般，清除得乾淨俐落。

而今，這一簇簇幽香花朵，風中搖曳，宛如一群歡笑中的少女，倒令我措手無策。

終而相安無事。每日出門，小心繞道而行。怕只怕驚嚇了花魂。亦有蜂蝶來訪，好不熱鬧。

朋友次次皺眉抱怨：

「這一排排非法而居的花草，何其礙眼！再不剪除，可就要喧賓奪主，攀越更多的空間了！看起來倒像是一間荒蕪擱置的空屋呢！」

我只無語以對。心不無掙扎，眼看花草越長越多，根扎裂縫中，伸肢跨體，早已爬滿了大片的水泥地，眼看還要攀窗附牆而上呢。

儘管心中嘀咕，而且每日晨起，必受著露濕雙腳之災，對著這一張張盈盈笑臉，依然無從下手。

天地何其大，萬物滋生，我獨佔一屋，卻連這小小裂縫也吝於割捨麼？

一日下班回來，坦坦然一片小泥地，花草無蹤無影！我飛奔而進，只見裂縫早已牢牢補妥。無花無草，竟是一場夢！

仰首，西窗上飄然一字條：

「裂痕長草，痕越大！今已補妥。」  
是屋主來過了。

怏怏然進屋，心情低落。  
憑窗而立，朦朦暮色中，那一簇晶瑩白花，依稀眼前吟吟含笑！



追憶的紙月亮



◎竹斯影

很多的東西，從來不喜歡刻意的去記取。

早已根深蒂固的習慣了隨遇而安，並真情流露的沒有一絲絲的修飾。

縱然說是念舊，則從未不顧把自家逼留在某個階段的盡情沉溺在，也許說那是如何又怎樣美好又甜蜜底紅塵軼事之中，卻因此而呆滯不前的被遺落在時光隧道里。

許多的封塵往事，其實總在毫無機心的安排之下，卻與什麼東西撞擊的因此而被引爆的回來了！然後，隔著一層模糊的紗布般的去將之追憶，那一定會更讓咱不經意的醞釀其間。

這一次，想是因為由即將蒞臨的中秋節所引起之，故斯，無意間拾起的是一輪陷落在輾轉底光陰之齒輪下，抑或說是葬落於浩滔歲月底江水下的一「紙月亮」。

就斯，不假思索，屬於兒提之這一段落溫馨又感人底畫面，興沖沖的襲湧而來的眼看就快把吾也給淹沒了——。

——小時候，最喜愛的該是過節這一些值得喜慶的日子。只爲，家裡一定會煮上一桌豐富又教人垂涎的菜餚來祭拜亞公和曾祖公，然而，有雞鴨豬肉等好吃不說，最爲高興的是每一個小孩都會平分到一瓶，那年代還算是奢侈的汽水。

卻說每年落於農曆八月十五日之中秋節，就在飽食一餐過後，才不像愛嬌柔造作的大人們，捧上幾塊月餅，再加上一壺香茶的說去賞月。

在咱們小小的天地里，純摯的一顆心最爲興奮的莫不過是，左手可握上一塊也許是鯉魚也許是豬兒形狀，前頭卻拈住一條粗紅麻繩底月餅了；右手兒不用猜的則是，提著唯有今天方有機會捉牢的「紙月亮」囉！

想是祇有在中秋節方可觸目到那中國化的燈籠吧！再是此節日又總好似與月亮有著甩不脫底親密關係的故事，讓咱小小的心靈上有了天真的誤覺。

又說十多年前，依舊是小學生的那時期，民埠亦仍然只不過是個地廣人稀，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所以，左鄰右舍皆保持著友愛的偉大情操的互相往來。

那時候，聳立在靠飛機場跑道旁的中華公學，距離咱們的家亦僅不過是咫尺之遙，而早些年即已搬遷的夷爲平地的充當著，巴士總站與夜市場，人事理所當的已幾番新了。

亦不曉得是不是因爲平時被居心不良的大人們給恐嚇之故，即是總煞有其事又繪聲影底鬼話連篇的導致了，咱們不知不覺的把鬼子也給養在心間的對於黑暗且陰冷的地方，有了無比的畏懼。

是說有所恐懼，誰知到最后，又愛又怕的召集了事先約好人馬，還各自提著皆是很傳統式的紙質底燈籠的信步往校園裡去。

途中，顯然是吱吱喳喳個沒完沒了的，一將抵達的時候，聲量總會自然的減弱了許多。不用加以解說的，其實知道大家的一顆心，皆在忐忑不安的害怕，搞不好真的會碰著了鬼魂啊！

就在那小小的範圍內兜呀繞的，間中果真會有個「頑皮鬼」在大家玩得得意忘形的當兒，用著急促底口吻的喊道：「鬼啊！有鬼啊——！」

往往，大家的第一個反應，不用假說的即是不管三七廿一的拔腿就跑哄然而散！心情回覆平靜，方知曉是惡作劇的這時刻，總會有人欲哭無淚的對著不小心弄翻了蠟燭，連帶的把心愛之燈籠也給燒著了！

怪也只怪那愛作怪的「缺德鬼」囉！好玩不玩，竟然大膽的開那孤魂野鬼的玩笑。

逐漸的長成以後，好似就理所當然的與燈籠絕了緣般的難於再觸及。

尤其是民埠的迅速發展以後，再是社會逐日趨向文明，以及科技的日新月異的令曾經所擁有的東西，無從捉牢的失落了。

絕對是時代的昌明與資訊的發達，還有生活在鋼水泥的森林底人們，自認精打細算的促致製造商有利可圖的把「塑膠月亮」（塑膠製造，運用乾電池之燈籠）給充斥市場？只爲了可以保存，不容易損壞的可耐用好些年？！

還是，還是大家今日所擁有的一顆心，也就宛若塑膠般的缺少了屬於原始的氣息？呆板刻劃，冷漠無情的沒有了生命？！

難道，難道是因爲大家都被功利社會給摧毀了所有之閒情逸緻的不再相信，那嫦娥奔月底美麗又迷人之傳說？

卻說就在那塑膠燈籠仍未完全的享有整個市場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學習執著，歷久不衰的爲咱之風俗習慣，保留一點點的真，以及原有的面貌？摒棄塑膠的假像。

無比緬懷的終究是那可以摺疊起來收藏，又廉價物美的紙燈籠。

也許，亦是因爲完全屬於「紙月亮」的年代里，貯藏著過多吾那最爲純真底一

段美麗之童年歲月吧！

而今，是不可能再一次回歸的失落了。

當然，就讓它化爲一則教人爲之傾迷的傳說也無妨。

那一輪高掛在天空上面的明月，很久很久以前，曾經化爲一輪又一輪的紙月亮的與小孩子爲伍，即在每一年的農曆八月十五。

故事，其實現在才開始。





愁月  
第三輯

# 小鎮風采



(僅以此文獻給在天之靈的依姆)

◎ 黑岩

那年秋天，我剛考完試，突然於宿舍接到家中父親來信，說是家中拉子婦平靜地過世了。含著淚水讀完信，望著窗外下著微寒的細雨，心中直感到台北秋的冷凜，一陣強烈的鄉愁直困著我，恨不得插支翅膀，飛回羣鳥家鄉的土地。

依姆究竟幾時來到我的家，早已沒有印象，只記得年幼時，二哥體弱多病，家中正缺乏人手，依姆伶仃孤苦舉目無親的到來，好似上天安排，自然分擔了母親生活的重擔，她來了之後，卻那麼細心翼翼地照顧二哥，生怕出了什麼差錯，而我是家中唯一的小妹，也托了二哥的福。因此，左鄰右舍久而久之也就把依姆當著二哥的「拉子母親」，而二哥也時常對人說，他小時候就是由依姆手中帶大。記得年幼時鄰居總以一種不凡的口氣，嘲諷著我兄妹倆：「看你，那拉子娘親又在叫你們吃飯了……」

聽之，卻是有點令人反感，那些無聊大人什至在母親背後私語嘖嘖：「以後，叫你們的依姆生一個寶貝給你們抱，那讓該多好，嘻，嘻……」。引來一陣輕視的

嘲笑。

自小在外人面前，我就不怎麼喜歡依姆，雖然她的到來在母親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幫手，只求換取一口三餐溫飽，有時母親看她衣服陳舊破爛，拿了店里售賣的沙籠給她，她都捨不得穿，而藏在她那唯一的財產，一個破舊箱子，說來也是令人憫憐。就是不明白，為什麼別人的家就沒有一個年老又醜的拉子婦，在那里從早摸到晚。

有次我實在忍不住，偷偷把心事告訴了母親。

「依姆年紀這麼老，歲數又比你爸爸大，人長得醜，沒看頭，你爸爸怎會越過雷池半步呢？」母親對父親情感總是那麼真摯，充滿信心。可是鄰居阿珠的老爸，不知幾時泡上了尾間的黑寡婦，家中鬧得雞犬不寧，瞧那阿珠的媽，哭得像淚人，額上還長出了鐵青肉丸，整天喋喋不休地，而阿珠爸爸跟黑寡婦的醜聞也不用廣播機早已傳遍了整個巴利後巷弄里，見不得光多丟人，為此連阿珠的玩伴也拒絕跟她來往。

我擔心著若有一天，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身上，那些街坊玩伴，是否也會捨我而去，因為家中除了二哥外，我就沒有其他知心的好友，大哥自小早過房給大姨

媽，住在加帛上游，他也難得到此，只是他一上家門，總是與人顯得格格不入，提起大哥，母親總不感到高興，因為他一到來總愛把依姆當著老奴婢來使喚，把家中靜謐的氣氛給搞砸了。

不過，據我所知，當年大姨媽的兒子剛出世不久便夭逝，為此她哭得好傷心。母親心軟，而且姐妹情深就這麼把大哥「過房」了去。只是大姨媽卻好似個長不大的被寵壞的大姐，每次來到我家作客，總愛呼三喚四，又貪婪得很，只要能拿得走東西，她就想搬，什至在母親面前挑唆。

「爲什麼不把秀雯送給人，女子家，讀什麼書，養大還不是別人的，養是白養：：」。對於大姨媽那種嘴尖牙利的囂張態度，我只能付以白眼，她什至連拉子婦也看不上眼，百般挑剔，說這種人手脚不淨，要母親加倍小心才是。

至到我到外地唸中學，寄宿於父親一位生意來往叔伯的住家，也交上新的同學，假期間，他們偶而也來到上游老家住宿遊玩幾天，因為我們那里山背後，有一清水見澈的溪流，還有百丈瀑布吸引了他們，只是這些同學每次到來總感到好奇地問：

「秀雯，你家里怎麼多了拉子婦？她是你什麼人？」

更有單刀直入：「她是不是你的母親，看你真有點像伊班人，你怎麼會有一個拉子母親，教我們幾句拉子話怎樣：：：」。

被人這麼一問，我頓時感到滿身發癢，什至徹夜難眠。大家都把依姆當成家裡的怪物。

二哥由於不善讀書，小學六年級會考那年就不過關，輟學在店里幫忙，只是他的身子一向就不好，父親感到唸書對他總是一件苦事。

「反正二哥已長大了，爲什麼不叫依姆回長屋？」。我那不平衡的心情又在波動。

「唉，：：：」母親輕嘆著：「說來依姆也是可憐人，她到我們里什麼都不求，只求三餐溫飽，有住宿，她年輕會嫁予福州人，誰知那老頭卻是短命鬼，不及幾年就歸西，依姆沒有子女依靠，你叫她回去長屋找誰？：：：」。

「說得難聽，依姆只是人家併頭，其實那老頭在下新芭還有髮妻子女：：。」提及那老頭，在印象中，他似乎是在父親店里租了一角，掛起布簾，不用執照，就當起牙醫。這里的伊班人都叫他爲「TUKANG GIGI」，後來連「GIGI」也省掉，索信叫他「TUKANG」。

當時我們那里那有醫務所，一般來自長屋犯有牙痛病家，就往那兒鑽，爲此，「TUKANG」也找到了一筆不小財路。

只是每當伊班婆來拔牙補齒的時候，布簾後總傳來尖聲高叫。

「ENGA AKU (我不要)……夾夾TUKANG陣陣的喜笑聲。」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有次我卻無意中發現布簾後的秘密，原來那修補牙齒的老頭，卻那麼好色，他上邊替伊班婆修補牙齒，另一隻手卻不規舉地，在病人那豐滿尖突雙峰上下亂摸。因爲當時內陸的伊班婦女大半裸露上身，下邊只圍一條沙籠就上市鎮，顯出真材實料的健美身裁，大家見慣也不多怪，而引起那老頭垂涎三呎，也趁其行醫就便，大飽私慾，怪不得時不時從布簾後傳出少女的怪叫聲。

但那狡猾的老頭卻在旁安慰地說：「不痛，不痛，身體不可動，就好了，就好了……」。

我就曾把此事真相告訴了母親，誰知她聽了只是會心一笑，原來大人們老早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過了不久，那拔牙的江湖郎中，突然暴斃於深色後巷陰溝，他那來自下新芭高大的孩子也就草草地把他葬於後山泥土。「牙科醫院」也隨著主人逝世而關門大吉

，於是流言在鎮上傳開了。有人什至還在深夜看到老頭陰魂徘徊在後巷，夜間狗吠不停還直搖尾巴。大家都說那福州佬拔牙得罪了人，中了依班貢頭還陰魂不散。

那時依姆就是住在屋後「亞答蔓山」，也不知幾時當了那福州佬的露水併頭，如今老頭雙腳一伸。

「唉，依姆就是這麼可憐，你爸爸看到她人老實又勤快，就這樣收留了她。那年店里又忙難得請人幫忙，我在店面，又有誰來照顧你們這些小孩呢：：」。

有一年，母親卻背著家人偷偷地把肚中的骨肉打掉，是用依班的古老傳統方法，猛喝下烈酒，硬把還沒成形的胎兒擠出，也爲此而大病一場，把身體給搞跨了，家中的大小事務自然由依姆擔當下來。

再說依姆也在家中生活一段不短時日，久而久之彼此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如今欲說要她回去，回去那里？自從丈夫過世後，她早已沒有家了。

在印象中，老家就在拉讓江上游的黃土高坡，沿河而建的一排鱗次節比木屋小店，這里佔著天時地利，河內長屋居民，來自下游摩多船隻，不論過埠，載客或上下貨，都落在家中前面河邊臨時木桐碼頭。

我們幾個兄妹就讀生在這木屋樓上，通常樓上說是住家也是貨倉，那里建有秘

門通往隔壁，地板設有秘孔能窺視樓下五腳基情形，據悉這一切都是預防當時獵人頭族侵擊逃命而設備的。

樓上則是土產與店面互相擁擠的場合，至於店後後段頂樓，則讓那些來自遙遠河內居民當臨時客棧，卻不收費，也好讓那些來自深山的土產售到店內。

後邊廚房永遠是骯髒不堪，陰暗而濕漉漉，因為那些來自長屋的住客都是在那裏吃喝方便。

店里除了父親一人掌管外，只有在樹枳豐收的季節才臨時顧幾個伊班幫手，只是這些土人，工還沒開卻嚷著借錢賒貨。這時店內不但人聲吵雜也充滿了生樹膠片和胡椒的混合異味，令人受不了，大家有時也忙得三餐都不顧了，熬到三更半夜，才知肚里骨剝，骨剝地著響。

據母親說，爸爸是唐山過番而來的，可是從小卻生長在緬甸仰光城市。因此，我自小就聽到他老人家總是滿口：「亮光，亮光，（仰光）」，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到了我長大懂事，什至聽到大人們在閑談。

「過番南洋，生活也不好過……」。

父親閑著，心情好時，總是那麼回憶地告訴我們，那忘不了風雨滄滂的歲月。「就在我七歲那年，你阿公帶著我老姆回到故土：：：」。

我所知，就在祖父回去不久，祖母便得病去逝，不久祖父也跟著去了。

「算命先生看我八字生辰，說我克父克母，命子頂硬：」。就在父親十五歲那年，鄉下鬧饑荒，又鬧土匪，連祖父逝世的棺材也買不起。

「當年，家中確是一窮二白，我只好把父親的屍體葬於郊外石穴，待有錢後才買了壽板。：：：」

父親提起了自己坎坷的一生，總是那麼自責，不能為老人家克盡孝道好似他的過錯：：：。

就是他把先父遺體置放於石穴也引來一場風暴，遠方伯父那一家人仗著權勢，硬指他搶了他們的風水墓地，鬧至水火不相容，就在祖父逝世那年也匆匆跟著一遠親再度飄洋過海來到了南洋這小鎮。當年身上僅存三塊錢來過番，攢著硬朗的身子，在烈日下當碼頭苦力，也節吃省穿地集了一筆錢，好不容易才在河邊築起這座小木屋。

不久伯父一家人也過番南來，無巧不成書，偏到了這小鎮，因為過去的一段風

水恩怨，因此我們兩家是死不來往。當然我們位於「甬頭間」，佔著地理位置的優勢，也引起了他們眼紅，他們什至在伊班人中煽火說父親在唐山搶人風水，強佔人妻當廉價勞力使用的惡毒流言。

由於長期與伊班人交往，因此父親也說得一口半鹽不熟的伊班語，而港尾下來的伊班人只管叫他為「TUKE-CHINA」（頭家支那），那是他們賦給他的雅稱，可見父親與長屋居民的一般交情是不錯，久而久之，殖民地政府也順理成章也給他老人家一個華人，「甲必丹」名銜。

我問及父親：「給你當甲必丹有什麼好處？有薪水好拿嗎？……」

父親瞧了我一眼：「鋪倒沒有，工作是義務：……」

因此，家里除了做生意外，父親還多了一樣工作，那就是管旁人的閑事，像那夜，阿狗伯在外喝了酒。

「不知死到那里去？」第二天大清早，阿狗嬸就猛拍店門，哭哭啼啼地把大家吵醒，父親立刻坐鎮江山，指揮若定叫大夥到江邊沿岸一帶尋找，都沒消息。大家中心在置疑，只是口中卻不敢提及，說不定阿狗伯早躺在河床底下，只待浮屍。一陣過了幾天，都沒有消息，大家也心灰意冷。

「我到了，找到了：：」。幾天後，不知誰在江邊喊著，大家心中一沉，父親也急忙地隨著眾人跑到江邊碼頭。

「新華王」摩多逐漸在靠岸，阿狗伯站在船頭向大家揮手，岸上排列了看熱鬧的人群，好似在歡迎阿狗伯做官回故里那麼地熱烈。

原來那夜阿狗伯多喝兩杯倒睡在船艙下，第二天清晨，糊里糊塗被載到詩巫，那時「頂遊」（上游）交通不便，又沒電話，一禮拜只有一趟船期，因此阿狗作也順理成章到大州府風光了一番。

「死妖壽，看你死到那里，我以為你老早喂到大伯公魚（鯉魚）的肚里：：」。阿狗嫂破涕為笑，直罵老，拉手，（相好），心中其實還在痛呢。

阿狗嫂，細瘦身裁，總愛穿一條唐衫黑褲，顯出均勻動人身裁，頭背永遠梳著圓粒髮結，整整齊齊一身打扮永不含糊，像她的為人一樣，一向把家里理得乾淨利落，下地還能鋤草種菜，聽說阿狗伯那一家蔬菜從來沒有在菜市買過，還能零售給鄰居。

有一次，有人見到阿狗伯半夜從「黑寡婦」屋後樓房水管溜了下來，第二天就在市井傳聞了，阿狗嬌聽之卻生色不動，晚間還做了補品給丈夫吃，強身子。

「男人在外風流快活，天經地義，痛的又不是我：：」。阿狗嬸那種大將之風，總令我中心肅然起敬，只是這次丈夫飲酒失蹤的活劇，卻教我看出她那女人脆弱的一面。

街頭巷尾，都說阿狗嬸長得別緻好看，每次上店里來，我總喜歡站在遠處偷看她，欣賞她那獨有女人成熟風韻和那牙尖嘴利的對白。

從小母親就對我管教特別嚴，男孩倒沒什麼，女孩則不同，她曾下了不成立的老規舉：「長大了，跟男孩講話，要站得遠遠，若是我們不留心，身子讓男人輕輕這麼一碰，就會懷孕產子。試想，做了一個未婚媽媽，到處要受到別人取笑，什至在路上走也會被別人丟石子。」

因此，依姆無形中成了我生活中的「監視」陰影，只要我一跟其他男孩講話，她就前來干涉，直叫我的名字，叫我回家，真是好不令人心煩。有時我什至向她發脾氣，嘔氣地叫她走開，她卻遠遠地隨著我，那時我心中好想跟阿珠她們一樣，與男孩一起玩跳飛機，捉迷藏，這些童年喜戲的機會都被依姆無形中剝奪了。

有時我什至以不平衡心情，去衡量母親與父親的一段舊日來電，誰知她卻閉口不談，至到我年紀稍長，才斷斷續續從她口中洩出昔日的一段不凡戀情，經過細心

整理之後，我意外地發現到：：。

那時鎮上仍處於封閉年代，許多婚姻都是靠媒妁之言，唯有母親卻是例外。

那年母親還是個黃花閨女，每當到江邊洗衣服的時候，總是感到背後有一雙深沉的眼睛含情地注視著她，在那青年男女沒有交談的時代，母親根本不敢正視對方一眼。至到有這麼一天，對方突然丟下二角錢銀盾在她身腳而年少的她深怕被人發現而匆匆地拾起收藏，而那兩角錢則成爲父親與母親的定情信物。

不久，父親籌了一筆盤川，回到唐山替祖父著風水，突然有人謠傳母親在南洋已嫁了人，在資訊落後的當年，父親也信以爲真，感到非常痛心，在情緒低落當兒而半推半就在唐山娶親，回到南洋後才知受騙，而促成這齣騙劇的幕後導演正是有心陷害他的遠方伯父一家人。

而感情真摯的母親，還是個思想陳舊的女人，雖然知道父親移情別戀，卻一直認爲收了人家定情之物，豈能毀約於一旦，就是知道父親在外有了妻室，也顧不了那麼多，帶著隨身信物投向父親：：。

母親是他最愛，因此到了南洋再也沒回到唐山而留下一段沉長的手尾。他們的相愛在那陳舊落後的年代，雖是一個大膽的突破，當然母親嫁到陳家也付出了代價

，也受了不少人言可畏的閑氣，但爲了父親，她都一一承擔了下來。

到我離家出外唸中學那年，總算擺脫了依母的「監視網」，但卻不敢跟班上的男生交談，在我幼稚的心靈仍舊害怕他們無意中碰著了自己，到時婚前生下孩子，那是未婚女孩最感遺憾。

那時，大哥早已過房給大姨媽，二哥成了店中的幫手，家中再也沒人唸書，所以我才有機會進入中學。也就是那年父親中了病到古晉大醫院就醫，看到在醫院工作的白衣天使，他恍然大悟地對母親說。

「現在的女孩都出來社會工作，反正家中的男孩都不成器……」。

有一天，他突然跟母親提及。

「不如讓秀雯多唸一些書……」。就這樣我以優越的成績上了中學，負笈了大學。

小時候，家里窮，就在小學四年級那年，爲了一雙白鞋，使我受盡人生委曲。那年我本以優越歌唱成績，代表學校參與在加帛舉行的校際歌唱比賽，那時家中就是缺了一雙白鞋而被取消了資格，母親卻安慰我說，在幾天前托人到詩巫購買，就快寄到了。第二天我睜眼看老師帶著參賽隊伍穿著潔白的雙鞋上船，我是多麼委

曲地把眼淚往肚里吞，竟把自己反鎖在樓上房內，盡管母親在房外直喊。

依姆還特別爲我炒了愛吃的雞蛋，幾次拿到房門，輕扣幾聲不見迴響，結果我的任性，也使她餓了一天。

「秀雯，你再不出來，依姆陪你不吃。」依姆低聲的飲泣。

「你看你，我都叫人到詩巫買了，明天就寄到了，你不吃可別餓死依姆老人家：：」。那年依姆已是六十出頭的老婦人。我那堅強的硬脾氣，第二天真的病倒，家中也鬧得一團紛亂。

那年樹枳開花，鎮上的人也跟著忙碌地開朗起來，父親也安排二哥到深山內陸收購樹枳的當兒，同時也帶些售賣日用品，整裝出發。

過了幾天，內陸長屋傳來消息，說是二哥載滿樹枳的船隻，沉浸在卡地柏急灘中。二哥的命雖撿回來，但財物卻被急流沖走，回到家中並不能得到火爆脾氣父親的諒解而被責打一頓，母親在旁哀叫，依姆什至伏在二哥背後挨了幾根木棍，什至打到父親的手腳都軟了下來。

二哥的不幸，間接地連累了依姆，父親什至把怨洩在依姆的身上。

「都是你這個沒有用的拉子婦，把阿順給寵壞，書讀不成，生意做不了，出了

錢叫他去收購樹枳，也落到這個田地，唉：：：。

父親的責怪，依姆不但沒有反抗，反而都一一承當下來，依姆陪著二哥跪在廳堂，哭著臉。

「頭家支那，你要打先把我打死好了，反正我老了，不要緊，阿順年紀還小，而且還是首次出遠門，萬一把他打成廢人，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

那年二哥還不足十八歲的大男孩，但在父親眼中好似永遠長不大，當著不懂事的小孩來打罵。

店外圍了一大群看熱鬧的人，觀看跪在地上披著散發的拉子婦，指指點點。

第二天清早，母親賭氣地不聲不響，拿了幾件衣服回到上港姨媽那兒，只留下我與二哥，顯得孤苦伶仃，父親唯有坐在廳里輕聲嘆氣。

尾間那毒蜘蛛，也趁母親不在，假借來店里購買東西，在店外卻眉來眼去，賊頭賊腦好似尋找什麼。

有一夜正當夜深人靜，我突然感到肚餓，吵醒了正在熟睡的依姆，硬要她陪我到樓下店後廚房，在漆黑中，依姆不偏不倚與一個黑影碰個滿懷，我們在驚叫中，看到那熟習的身影正是赤著沾滿泥濘雙腳的父親，他顯得狼狽不堪，毫不動生色，

依姆以她女人的敏感了，如指掌地知道怎麼一回事。

第二天，母親正好從上港回來，我就感到氣氛不對，在大人爭吵中，話題矛頭總是對準尾間黑寡婦。

「嘿！，算我瞎了眼，這麼辛苦地嫁給你，如今你有幾分錢就學會跟人玩女人，遍遍別人不玩，卻泡上尾間那蜘蛛精：：」。

母親發洩了心中多年的怨恨，人也顯得失常，也顧不了大人在小孩面前的尊敬，父親在無可奈何之下，一把掌轟了過去，頓時天昏地暗，母親跌在幾尺外的庭院。

「我玩女人，是我的事，她敢賣我敢買，公平交易又有什麼不對？」好一個玩女人的哲理。

「哎，我真的瞎了眼：：」。接著一陣爭吵也夾於碗碟破碎聲。

那夜，我們家里陷入極端恐怖氣氛中，母親在一場歇斯底里的叫喊之後，陷入沙啞的飲泣中，父親早已不見蹤影，依姆雖煮了飯菜，又有誰能嚥得下。

更囂張的是，黑寡婦還托人來說，她願做小的，願拜稱母親為大姐，這樣一來當然又引起另一場大風暴，若不是依姆及早發現，母親早已上吊於屋後沖涼房。

暴風驟雨之後，卻顯出一場不凡的寂靜，彷彿使人透不過氣來。父母表面沒什麼，可是破裂的情感總難以修補，我心中也暗暗地懷恨尾間那隻纏在父親身上的毒蜘蛛。

「還不是那拉子婦，若不是她舌頭長，通風報訊，也不至鬧到這個田地……」看熱鬧的鄰居卻在那里八卦，至到我到市區唸中學時，父母間的感情卻時好時壞，母親也在那一場劇烈爭吵中小產了。父親花心在外，家庭也趨向破裂邊緣，只有依姆在那蹉跎歲月陪著母親，毫怨言。

後來父親在一場風月場所被人陷害，被困於古晉，自那時起他才恍然大悟地回到母親身旁，默默地工作，但破裂的鏡子就算重圓也有痕跡，因以母親恨透了尾間寡婦，也不準我們跟她孩子交談。

接著出了校外，組織家庭，尋找工作，我與昔日小鎮幾乎斷絕了關係。至到父親逝世，那年我遠道回家奔喪，卻發現古老的小鎮，經過一場大火洗劫之後早已改觀。母親頭髮蒼白了許多，依姆早已過世，二哥卻已是兒女成群的父親。大哥在父親逝世前突然跑了回來，因為他知道父親擁有不少地產，兄弟倆爲了爭奪家產也吵吵鬧鬧。

因爲大哥自小過房給別人，回來之後跟家人格格不入，尤其是依姆，更是他的眼中釘。

「那拉子婦，呆在家里幹什麼？現在人也老了，根本不能幹活，養隻豬總比她強：：」。

那年父親還健在，無奈礙於老父的尊嚴，他還不大敢放肆。年老父親也感到依姆對我們陳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尤其是那年他被人陷害於牢中的時候，這個家就是靠了母親和她支撐了下來。

那年依姆病得嚴重的時候，她並沒有什麼特殊要求，只盼父親能以華人風俗儀式完成她的後事。記得每年清明時節叫二哥上山拜祭。

在依姆病重時，父親還特別請人在屋後臨時搭了「蠻柵」給她居住，一切都依她的要求辦理後事，那年還特別派人到詩巫買了棺木，在她出殯那天，還叫人抬了棺木，繞市一周，我想那是依姆最後的光榮時日。

每年清明，二哥總不忘帶著妻兒上山祭拜他的拉子依姆。久而久之大家也忘了依姆是拉子婦。每年到這個時候，在外心情總想起依姆，小鎮風采的一段時日。我雖與依姆相處過一段不長的日子，但她給我的印象卻是那麼淋漓盡致，越來越深刻

，昔日的小鎮風采唯有在夢中才能尋回。

稿於癸酉年。清明節。

：依姆（IBU）在伊班語是伯母，叔母，姨母，舅母，繼母的總稱。



血染春暉

◎ 卷一

血染春暉



◎魚子

他常常夢見一群討人厭的蒼蠅在他身上盤旋不去，嗡嗡響著。他那時的姿勢像是一尾癱躺著的魚，一天里最熾熱的日光毫不放鬆的緊緊罩著他，知覺接近昏迷階段，恍惚中他只記得紅日頭很毒辣的像要把他身體內的每一滴水份都狠狠吸乾。

吸乾了也好，死了也乾脆，現實中他還是常常在以爲會死去的夢中驚醒，然后坐在地鋪上望著一彎青色的月或一輪貧血的月懸掛，在那開著的窗口上，不會移動的，若一個小心翼翼糊黏上的月亮，不真實的感覺那麼強烈。

這樣的夢已重複了好多次，從十一歲開始，就做了這樣一個叫他奇怪的夢，今年十二歲了，這樣的夢總會每年尋魂似的回來幾次，尋他。

七歲那年，他首次掉進這個夢的疑惑后，翌日會很認真的把夢境清清楚楚告訴他阿娘。他阿娘心不在焉的聽個繼續繼續，然后露齒而笑，笑得臉兒紅撲撲的，真像一朵掛在枝頭迎陽的春花，嬌艷艷中自有股難掩的風情萬種；小孩子做什麼夢嘛！去去去，別阻我打牌。

「你家阿拐還真會編故事啊！」一個有著血紅嘴巴的女人以中指戳著他瘦的高額頭，輕佻笑著。

他很懊惱的揮開那指甲塗著鮮紅色的中指，一溜煙的跑到街尾那個小河灘上呆坐了一個下午什麼也不想的，單單想起了一堆討厭的蒼蠅，飛來飛去嗡嗡作響。

他叫阿貴，隨母姓潘，街上的街坊鄰居見了他老叫他阿拐，阿拐阿拐就這麼阿拐唸住了，也沒誰記他本名叫潘阿貴。

小時他每日拐著一雙細細彎彎的往外八的腳上的學，路過的小孩總是一大群起哄的譏笑拐呀拐，拐到那兒去？他氣起幾經辛苦彎腰拾小石子，擲那些小孩時，到頭來往往被眼明手快的對方搶先一步，他倒成了被四面八方丟來的石子給擊得滿身痛，連心兒也像有根針刺著的痛。

日子是一日接一日的痛，那根針一直没拔出來。到後來，他乾脆不上學了，整日四處游蕩，有時在棺材店前的老樹下看製棺老人刨著上好的棺木，有時在學校的暗角落處伺機等候一些得罪過他小孩，從人們不覺察的方向擲出幾粒又快又急又兇的石子。更多時候他寧願一個人呆呆坐在河灘上，不知想些什麼的，臉漠然。

他阿娘也不管，他死了倒好，她會這麼說過，像吐出一口臭痰的一點都沒考慮

，他阿娘最正經的事就是每日找牌友賭得天昏地暗，三餐也不做，餓的自會找吃，她阿娘說，他常常在外游蕩得飢餓后，回到閣樓胡亂的抓把米放進鍋里，再加點水，就讓米和水滾得稀爛，難分難捨，草草地吞下肚里。

他阿娘若不賭牌，就在暈暗的終年充斥著一股潮濕的晦氣的小閣樓上，藉著打從東邊那扇窗口瀉進的一撮陽光，坐在那稍顯模糊黯淡的陳舊化粧鏡前，仔細梳理著長髮，專心的打扮著。

他阿娘是稍有姿色的，他總免不了的聽到鎮上那些面容猥瑣的男人說，年紀雖已卅十有幾了，一打扮起來，還風韻猶存的，成熟中帶有一黏人的媚意，絲毫不輸那些年輕的姑娘，再說她養得很好的膚色，豐乳寬臀，腰肢纖細，眼兒水汪汪的，冒稍稍飄些春意，把持力不夠的男人怕是要被勾了魂。

說起阿娘，他總覺得他與她是兩個毫不相干的人，她很少睬他，話很少跟她講。曾經，他懷疑她不是他親娘，並存有一些希望她不是他親娘的僥倖心情，但，確鑿無疑的，她潘春花確是他潘阿貴的親娘，他是她十月懷胎后，經過每個做母親的女人都會經過一陣天崩地裂的陣痛生下的一塊肉。

有著血緣的聯系卻是如此不相干的各自隔膜生活著，生命有時真叫人感到荒謬

，阿貴想，兩個人的相同處也許有是同在一間夠暗晦夠霉的閣樓，呼吸著一樣不新鮮一樣污穢的空氣。

他阿娘是鎮上的一朵野花，誰都可以採摘的花，鎮上的男人一說起總是曖昧的笑，笑得真像群垂涎三尺的狼，張牙舞爪的，女人一說起春花，呶呶的連聲，像那名字沾了髒的，污穢了她們的舌頭，然，一聚在一起，她們又愛交頭接耳的議論春花的人，春花的軼事，談到興起，又是一陣吃吃的笑傳開來。

這個地方是個腐敗墮落的小鄉鎮，腐敗的空氣常溢滿街都是，洪水猛漲的無從防禦，彷彿每個路過的人總要沾了那一些，才算是曾打這鄉鎮走過，有人說是殺豬屠房後面堆積了不少腐爛的穢物，或許是病豬的肉臟器官等，或許是順水滿流去塞住的豬糞，或許是人們丟棄的垃圾，總之不是清潔的東西就是了。熾熱火傘高照下，常常誘發出一股噁心難聞的臭味，引得一大堆蒼蠅，青頭的，金頭的大的，小的，爭先恐后盤旋不去，尋寶似的。

腐敗的不只是空氣，還有言語，還有人們討厭的面孔，還有不開窗就陰暗的閣樓，還有終年醞釀的晦氣，還有他阿娘，他是真的厭惡這個一切看來都是他不舒服的出生地。

較小時，他不大敢出門，連走下閣樓都有些恐懼，他常萎縮成一團的身子就那樣倚靠在窗口，屁股攔在一隻小凳上，望著外面的天空，望著街上流瀉苦水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就這麼呆望著整個季節蒼白的流失。

自他懂事起，那時是六歲光景吧！已是一幅瘦小的個兒，手腳枯瘦如柴，那雙向外彎的腳令他看來比同齡的孩子畸形，那是小兒麻痺症的后遺症，這是他後來聽阿娘她們打牌透露的，阿娘她們常在閣樓較亮的一角開桌賭牌。

也不知誰的種，早知道當初打掉算了，一了百了，阿娘她嘴里叨著煙，一腳彎起搭在椅上，手里忙著派牌，語氣雖有懊惱的悔意，卻是一點也不顧忌的說。

他依然看著他眼瞳里的世界，那是天空的一隻展翅飛掠的白鳥，一句話也不說。

隱隱約約的，斷續續的，他知道了他的生命開始在阿娘肚里孕育時，差點就成了一個未成形的夭折，是阿娘那些同行姐妹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再打掉誰知將來還能不能生乾脆留下，待日后老了也有依靠。」

聽說他阿娘是想了又想，考慮了又考慮后才銀牙一咬：「好！我就留下這個種，做個賭注。」

他阿娘後來那幾個月是不接客了，安心的等待一個即將出世的生命，有著初為人母的喜悅，鎮上的人不再容易看到春花打著彩色繽紛的陽傘從大街走過，不再看到春花笑意蕩漾的直把人，尤其是那些愛拈花惹草的男人魂魄勾了去，彷彿有些失落的，那些女人說，鎮上的腥味沒那麼濃了，該有一段平靜日子好過吧！

她們沒有想到，沒有了春花，還有桃紅，艷秋這些女人呢！這些女人是一株株生在牆頭的花，趁青春年華迎風招展，惹人綺思，待一凋謝，便誰也記不起曾有那麼一朵花嬌艷的開著。

無疑的，春花是叫人懷念的，她的騷樣，她的媚態，街頭巷尾傳起春花要做母親的決定，都說難道她轉了性，莫不猶疑的猜測，在叫人感興趣的該是，那是誰的種，有人說是殺豬王的，他是春花的老相好，有的說是打鐵那小伙子的，他別的女人都不找，就找春花，據春花的姐妹們悄悄放消息說，春花有一時期和一個看來沉靜的年宵人打得火熱，又有的說可能是張老板的，也有可能是賣菜佬的，其實，春花平日的客人張三李四的恐怕自己也搞不清，總之，孩子未出世，就有許多傳言火辣辣的熱起每個人的舌頭，議論紛紛的。

阿貴後來出世時，聽說是個蠻可愛的娃兒，他阿娘看了暗自歡喜，有好一段日

子在家細心照顧，他那些日子裏的每晴天，窗外伸出的竹竿上總掛著一件件小小的嬰兒衣服，在陽光下飄呀飄的，真像群快樂彩色的鳥，一些還滴著未擰乾的水，斷珠的往下滴，惹得一些男人打從窗口下走過時總拉開喉嚨喊：「春花呀！轉行不幹了？」

春花啞的唾下一口痰：「去去去！你們這些殺千刀的，老娘不幹又如何？」

「哈哈，明早太陽要打西邊出了，春花說不幹呢！」男人們嘻哈喧嘩一陣又吹口哨走了。

春花氣起又吐出一口痰，罵了聲「臭男人」，回頭望著睡在搖籃里的阿貴，嘴里喃喃唸著，「阿貴，你快快長大，阿娘下輩子還巴望你呢！」那時刻的春花臉上盡是一片難得溫柔，與平日又腰罵人的兇惡模樣完全是兩樣。

太陽從沒有西邊出來，阿貴她娘後來又幹回老本行，男人揶揄她時，她眼兒翻白，嘴巴一翹說：「我不必吃飯啊！再說我若真不做，你們還真捨得？」阿貴他娘語氣放浪，舉止輕佻，叫那些男人笑開了心。

他阿娘是幹不得粗活的，阿費明白，他阿娘做這行這麼久了，身無一技之長，平時又豪賭，她往那兒找大把錢來揮霍？

阿貴是在四歲那年連日發高燒不退，他阿娘急得像瘋了似的，蹬蹬蹬拖著一雙日本拖鞋下了閣樓狹窄的梯間，披頭散髮在街上急急竄著，像一隻無助狂奔逃命的老鼠，他昏昏迷迷中只聽得阿娘焦急的語無論次；阿貴，我的阿貴，你可千萬不要有事啊！你是阿娘的命根子啊！

阿貴在被一輛路過的小車送入院后，身體上溫燙驚人，經醫生搶救后，小小生命總算從死之邊緣救回，他阿娘滿心歡喜之際，醫生卻宣判一個叫她失神落魄的消息，阿貴得了小兒麻痺症，雙腳將不能如正常人般成長。

待回過神來，春花裂肝斷腸的哭泣起來，哭得氣噎喉堵的整個身子搖搖欲墜，人們看到春花是一朵笑得最放最艷的春花，何時看到她如此聲嘶力竭的哭泣？

阿貴被帶回家后，他阿娘整個人脫胎換骨的變得沉默，連脾也不打了，她姐妹上門來探問，她擺擺手不欲多言。

陽光一天淡似一天，日影總在閣樓屋頂的隙縫間覷頭覷腦的沒個盡處，春花常將個蒼白浮腫，瘦削無助的臉倚在窗口，臉上浮著一絲飄浮又虛無的淡淡笑容，心如同槁木死去的翻不起的一個點的活力。

有時她坐在床沿，讓幔縫半掩她失去豐腴的容顏，靜靜瞅著坐在地上略懂人事

的阿貴，一句話都不說。

有人許久不見春花露面，向她的姐妹探聽；「怎麼了？春花做母親做上癮了，又要生孩子？」

「別缺德了！人家春花的孩子得了小兒麻痺症，真叫她傷了心！」

「我說呀！你們窩子里的學人生什麼孩子嘛！生下來又不知誰是爹，又拖累！」春花的姐妹聽了不語，清瞿的臉龐徐徐滑下一般淚珠兒，她悄悄拭去了。

個把月后，街上傳說春花又出來撈了，賭得也更利害了，而且三字經不離口的說得滑溜暢然。

阿貴的童年和年少就這樣被撕裂成脫離的蒼白記憶，像河上飄浮的垃圾，流去了仍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覺在胸心。

最近又做了那個夢，一堆蒼蠅，齷齪不堪的蒼蠅在他身上盤旋，賊頭賊腦的等著發生什麼的，他厭惡的想揮掉那群討厭鬼，卻憊累得一連一絲揮手之力都沒有，從夢中驚醒，他像洩了氣的橡皮墊，一團虛軟時，無言的看窗外氤氳的夜色，腦袋空蕩蕩的。

阿貴他娘不曉得她兒子的一個夢可以從十歲到十七歲，阿貴第一回碰了釘子后

，不會再將夢境告訴任何人，包括他阿娘。

十七歲的阿貴忽變得比一般青春期的少年更悖逆，他不再躲縮的避開別人奚落譏笑的眼光，碰上有人叫他阿拐時，他兇悍的回瞪對方，陰沉沉的目光閃爍著一簇恨火，叫對方不寒而慄，若有人不服氣要與他打鬥，阿貴也不直接對待，但，往往那家人後來會連續發生一些怪事，例如，養育的雞鴨會無緣無故的被吊死在樹上，或清晨醒來看見一堆內臟類的東西血淋淋的躺在門前，有人懷疑是阿貴幹的好事，但從沒有抓到是他幹的證據，說的人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說，一不小心話被風吹走，接下來是說的人家里出事。

阿貴他娘依然過著逢迎生涯，阿貴是越來越恨了，他罵他娘賤人，春花見阿貴膽敢罵她一惱拿起掃把往阿貴身上沒頭沒腦的打，破口大罵：「死拐子，竟敢罵你老娘，沒你老娘，你今日還會在這里大膽罵我，反了反了，當初讓你燒死好了，省得我花錢養大個不孝子！」

阿貴他跌跌撞撞蹬下樓梯，春花一股兒將掃把往下擲，阿貴閃得快，沒擲著。阿貴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去那里，問起春花，她氣得額頭上的青筋冒起：「死

掉算了，算我輸掉這個賭注！」

春花如今是一朵漸萎老的花，少了春意，倒大有秋后的肅瑟，當年在陽光下飛泛的容顏已有歲月雕刻過的痕跡，她境況不如往日，賭癮又大，漸漸的手頭也窘困。

那日下著霏霏細雨，棉花般的輕飄飄，春花她踏著細細碎碎的小步，頭兒低垂的走路，也不知怎的就撞進來了的懷抱里，抬頭一看，正是她不欲見到的殺豬王。

殺豬王這段日子來借給了她不少錢，全都是石頭掉入大海，沒見她還過，而且又避著他。

「怎麼，春花，近來好像不想見我呢？」

「那里，老王啊！我只是很忙啊，不是不想見你！」春花細聲道。

「你這臭婆娘，你忙什麼？窯子里找吃的還會忙？」殺豬王粗魯罵道。「廢話少說，我的錢你幾時還我，他媽的，老子借給你，手風都倒霉！」

「這……：……：……，錢的事慢慢點還你，今晚你就上我那兒，」春花使了個眼色。

「春花，你就識相點吧！你以為你還是當日的春花啊，我看就變成秋花冬花了

！

春花臉兒一會紅一會兒白的，忽潑辣的，當街漫罵：「殺豬王，你別了不起，欠你那點錢你兇嚷什麼，當初你又佔了我春花多少便宜，我春花都沒仔細跟你算過，你倒精打細算來，臭男人，X X X . . . . .」

「喂喂，你說得好聽，我那次沒給錢你，你少囉嗦，你還不還我的錢？」殺豬王一狠雙手箝住春花的脖頸，春花死命掙扎那敵得過殺豬王強勁的力氣。

殺豬王狠起來理智漸失，眼看春花臉兒轉白，漸漸乏力，忽的殺豬王感覺背上一痛，吃驚回頭，但見春花那私生子阿拐，眼里著仇恨的手里握著一把泣血的刀子

殺豬王嚎叫鬆手放了春花，回身向阿拐撲去，春花軟綿綿倒下牆頭，不省人事

殺豬王與阿拐廝纏博殺，扭成一團，殺豬王平日兇悍霸氣，適才中了一刀，已少了那股狠勁，再說阿拐他像是瘋了似的猛刺，殺豬王已處於下風，終不支倒地。

阿拐走了，有人看著他握著一把滴滴血的刀，直直走過大街，没人敢問他去那兒。

翌日，有人看到阿拐臥躺在街尾的河灘上；胸膛插了一把刀，血，看來是還蠻新鮮的血染紅了他雪白的衣服，一群蒼蠅在他身旁盤旋不去，嗡嗡響著。

有人說阿拐是畏罪自殺。

春花在醫院悠悠醒來后知道了這件事，臉上浮起一朵淡淡笑容，說了一句：「阿貴，我的孩子。」



一棵達邦



◎ 藍波

時間：正值2093年。

這個國家已邁入先進國的行列。

一棵達邦孤獨寂寂的企立在一個城市中心，樹身筆直，已高過它週遭擊起的工廠煙窗。一團團污煙，從許多窗口噴出來，把整座城市的天空浮鋪著一片厚厚的雲層。達邦已看不到腳下城市的面貌。它上半身，戟破煙層，還能享受陽光的溫暖，樹葉還能青綠；下半截樹幹，卻承受著陽光透不進城市的陰濕感覺。

偶爾，煙層被狂風吹散，沒完全散，只是稀薄了。它俯視下的城市，在它多年被隔絕的眼眸中，已全變了樣。到處是矗起高樓大廈密集，道路、高速道，天橋，縱橫交錯，穿串在一片石灰森林中，不知從何起頭，何處終點。它駐腳的地方，正是離河岸不遠，然而，呈現在眼下的，只是一條大溝渠，涓涓流著濁黑的污水，浮流著白色的泡沫，好像是河的奄奄喘氣。有橋橫跨路對岸，另一叢不通風的石灰林！

很久很久以前，這里是一片蓊鬱的真正森林，各種雨林灌木，壯大的身幹，頂著綠油油的葉子，競相向陽光伸展上去，達邦以滑白美麗幹身，是眾樹中的花魁。這里的陽光和雨水，把整座森林滋潤得青蔥翠綠；而那條大江，急湍的水流滾滾，不停歇的奔向大海。森林中的犀鳥族是多麼悠閒的生活著。

那一天，突然來了一群人，在河岸邊除去雜樹野藤荒草，搭起簡陋的「蠻柵」；然後工友帶來家眷，大舢舨拖來鐵甲車。剷泥機，還有致命的電鋸。達邦樹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著眼盡處，一叢叢的青綠氈子漸漸消逝。拖拉機輾過它腳下的泥黃路，粗大的鐵鍊繫著長長的樹桐，血淋淋的從它身旁駛過。舢舨疊起的樹桐猶是一排排的骨骸，一船一船滿載向下游去。

漸漸地，四週的綠竟越來越減少了，那一天，達邦樹感到身旁失去了以往擁擠的密度而感到有所失落，地面空曠的泥黃地，在陽光猛烈照射下，反射一片刺眼的橙黃色。附近曾是清澈的水流已成爲滾滾的黃水漾漾。

有人在它腳下，仰著看它。

這一區的樹已全部砍完，只剩下這一株了。

這是什麼樹？不是 RAMING 吧！

達邦樹。

有用嗎？

樹是長得挺漂亮，可是木質不好，枝幹很脆，沒什麼用；只有它根部，是做家具的好材料，可是這棵樹還不老，長不出那扁大的根。

那就留著它吧！

達邦樹感到很悲哀，也很慶幸。

一隻在它樹幹啄洞築巢的犀鳥探出頭來。

好險！如你被鋸，我的家也毀了我還是搬家的好。

你走了我會寂寞。我情願讓你在幹內安家呢，可是你要離開。

沒法子了，時至今日，我們鳥族住在森林已沒有保障，況且樹群已越來越少了。

唉：：：：

唉！

達邦樹真的渡過數年的寂寞歲月，眼看四週剛茁長了一片綠色，小樹也逐漸再生長；這時，達邦樹的周遭卻又再度喧嘩著人聲機械聲。原來附近的山巒，發現了煤，

這在全世界礦源短缺中，是一種經濟復蘇的資源。這里開始大興建設，大路，店屋、工廠、煤礦。上游一條河流，建起一牆水壩，水力發電廠龐大無比，電流的產生、幾億兆瓦克，輸送到國內國外，大江的水位已瀉落，露出河床，河岸暴禿，河已失去作用，船隻駛不上來。城市膨脹，河逐漸被填土，最後被改造成巨溝；大橋橫跨其上，對岸曾是野林的土，早已成了人口繁密的衛星城市。這一帶更蓬勃起來，達邦樹的近處矗起了與它樹幹般的筒形物體，一種變相的森林，它的異族。它們噴著煙霧，經年以後，達樹的半截身體就被一層煙雲分成兩段，下冷上熱的活下去。

達邦樹又再感到它週圍熱鬧非常。透過厚層的煙云，它聽見許多人聲。

感謝各位子民今天蒞臨參加這個很有意義的盛會。今天是我正式宣佈本市標誌的典禮。這棵達邦樹，生長到今天已超過百年的歲月，它經過許多滄桑，許多浩劫，到這年代，依然擎立如昔，真正代表了我們。感謝先輩沒有把它鋸掉，我們的子孫才能親眼看到這美的一棵樹：：：。

說到這里，發言人仰首，卻看不到樹頂的綠葉，衆人也仰著頭，什麼也沒有看見，除了一支筆直粗壯的樹幹，灰白的顏色已被污染成黯黑。

：：：：：它是一個活的紀念碑，代表失去的森林，所以市鎮局決定以它做爲本

市的標誌，希望大家愛護它：：：：。  
一陣掌聲過後，人都散去，只剩下年輕人帶著他的兒子。一少一小的戴上口罩。

這里曾經是一片綠油油的森林。

聲音透過口罩，混混濁濁，但小孩卻聽得懂。

什麼是森林？

童音天真的在口罩內問。

森林是很多很多樹生長在一起。

都是這樣的樹嗎？

他也看不到樹葉。也沒有真正弄清楚什麼是樹。

不！它們致少有千萬多種類！有一些野獸、野胡姬、飛禽野花等。

啊：：：：：

小孩的聲音調中有些迷惘。

那，森林和野獸呢？

森林被砍光，野獸也滅跡了。

你怎麼知道的？

電腦資料中一篇文章這麼寫的。

那麼，這種樹可代表一座森林了？

也許吧，如果你能想像得到！

回家啦！下起硫酸了！

唉！

悲哀的人類！



稿於130993。

# 三根火柴

◎ 秀敏



「當賣火柴的小女孩擦亮第二根火柴時，四周忽然溫暖起來。忽然眼前呈現出醉人的晚餐，有燒烤火雞，糖果，蛋糕，豐富的菜餚，都是小女孩夢寐以求的東西。她不禁垂涎三尺，伸手想要去拿，四周卻卻黯淡了下來。小女孩即時感到冷極了，忘了父親的拷打，她又擦亮三根火柴，她看見了漂亮的聖誕樹，小女孩是多麼的快樂，四周卻又逐漸的暗了下來……：母親娓娓的講著「賣火柴女孩」的故事。

八歲的小貝可瞪大眼睛，毫無睡意。

他問媽媽：「媽媽，當火柴擦亮時，我是不是可以看到許多想要的東西？」

媽媽摸小貝可的頭說：「傻孩子，那只是童話故事。」

貝可好奇的問：「童話？」

媽媽莞爾：「童話只是人們幻想的故事，不可能發生的。」

「可是，媽媽，那三根火柴是不是有神奇力量……：」貝可繼續說：

媽媽打斷他：「貝可，那三根火柴只是一個象徵，代表小女孩最后的希望與快樂，讓她在絕望時有點欣慰到人間的溫暖。」

貝可似懂非懂，傻氣的說：「我真希望我也有三根這樣的火柴。」  
母親只是笑，催他：「乖，快睡吧！」

小貝可翻身，仍然想著他的火柴，卻敵不過睡虫的糾纏，沉沉進入睡鄉。  
日子淡淡的過了。

小貝可似乎忘記他的三根火柴，童年時許多故事總是很善忘。

這天，隔壁家搬進了一位老伯伯。

小貝可第一次看見這位老伯伯時，印象老伯伯像極了童話中的聖誕老公公，不免多了份親切感。

那位老伯伯那像塗了雪糕的胡子，沒有光采的眼睛，皺了皮膚就像那皺皺的枯葉，孤獨的小貝可總希望這老人能給他童年中少有的驚喜，因此總乘機會去拜訪他。

混熟了，小貝可知道老公公是個賣菜的小販，最心愛的小黃狗是他唯一的伴侶，屋內發黃的照片是他的過去……

有一日，小貝可還是無聊往老公公家里。

看見老公公啣著煙斗，悠閑的坐著。

小貝可走近他，才發覺老公公正在沉思。

「爺爺，」小貝可輕輕的喊：「你在想什麼？」

老公公從沉思中醒來，一雙疲憊的眼睛佈滿水，望著小貝可。

小貝可不知所措，一連聲的說：「爺爺，怎麼了，誰弄您哭呢，你不開心嗎，

我告訴媽媽去：：：：：：：：：：：」

老公公搖了搖頭：「小貝可，不要緊的。不必告訴媽媽，爺爺只是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爺爺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老人。」

老公公嘆了口氣。

小貝可疑惑的問：「爲什麼？爲什麼爺爺不快樂？」

老公公感慨的說：「這一生，爺爺一無所有，也算是白過。」

小貝可仍不懂，他的生命總是有太多歡樂，悲哀離他太遠了。但他絞盡腦筋，媽媽常說小貝可是快樂的天使，小貝可想讓老公公快樂些。那個夜晚，小貝可翻來覆去，一點辦法也沒有。

忽地，他望著那一盞亮著小燈，想起了賣火柴的小女孩。他的腦閃過了一個單純的念頭，便沉沉進入鄉。

第二天，小貝可放學后，向媽媽討了一根火柴往老伯伯家里跑。

「爺爺，」小貝可很高興的說，「我給你帶了一根火柴來。」

老伯伯一時不會意，「火柴??？」

小貝可斷斷續續的說著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

老公公疼惜著小貝可說：「賣火柴的女孩與我的快樂有什麼關係呢？我只是一個垂死的老人。」

小貝可努力的解釋：「爺爺，你擦亮它嘛，你會看到你愛的東西，那你會像小女孩一樣快樂。」

老公公笑了，說「傻孩子，你的童話讀太多，這現實中那有童話的存在。」隨手將火柴放在一旁。

小貝可不死心說：「爺爺，我相信它。爺爺，你一定要擦亮它。」

老公公只是敷衍似的點點頭，心里想：爺爺這把年級已沒有童話，什麼希望都沒了……

小貝可滿心歡喜的回去。

第三天，貝可迫不及待的跑去爺爺家。

老公公正在澆菜。

貝可問：「老爺爺，告訴我，那根火柴擦亮時，你看到了什麼？」

宏公公呆了呆，隨口說：「沒什麼，老公公擦亮了家里的火柴，什麼也沒看到

。小貝可不信，跑進屋里，看見那根火柴仍然孤獨的躺在桌子的角落。

小貝可于是對爺爺說：「爺爺，我給你的火柴是不一樣的，它有MAGIC的，不信你擦擦看！」

老公公但笑不語。

小貝可不氣餒，跑回家向媽媽要了一根火柴。

媽媽不放心的追問：「貝可，你玩火？」

貝可否認：「不是啦，隔壁的老爺爺好可憐，我給他帶了根火柴，讓他看使他快樂的東西，那他就不會傷心了。」

媽媽莞爾說：「貝可，大人有很多傷心事，小孩子是永遠不會懂的，以後，你

長大后，就會懂。」

不待媽媽說完，貝可已跑到老公公家去了。

像上次一樣，老公公只把火柴攔在一旁。

心里又嘀咕：如果快樂像貝可想的這麼簡單就好了，世上那有神奇的火柴。

可是，貝可在隔天又帶來一根火柴。

貝可帶著央求的口氣：「爺爺，爲什麼你不擦亮它呢？爲什麼你不相信我呢？」

老公公有點一忍心，這傻小孩的傻做法卻包含了對老公公的關懷與愛護。

老公公有點感動。

貝可接著說：「爺爺，你不擦亮又怎知道看不到你所要的什麼東西？」

試一試吧！老公公忽然想。

老公公摸一摸貝可的頭：「我擦，我擦。」

他擅抖著手擦亮了火柴，火柴帶來微弱的光亮，老公公彷彿看到了什麼。

貝可微笑的問他：「看到了什麼？告訴我，告訴我。」

老公公紅了雙眼，輕聲的說：「看到了希望，活下去希望。」

終於，老公公終於知道貝可帶來三根火柴的意義，而他卻傻得去拒絕一個小孩最純真的心。

貝可說：「我就知道這火柴有神奇，你現在相信了吧！」  
老公公點點頭，心里說：這世界有童話，是因為有愛心的小孩讓它成真，使我的世界突然亮麗起來。

老公公終於釋懷的莞爾了。



稿于桑的小木屋。

辛  
河



◎田風

辛河拿了魚具飛也似地跑到碼頭上，順手把沾泥巴蚯蚓從發了鏽臭的牛奶罐掏出，食指拇指拈住蚯蚓一端，狠狠往尖的魚鉤一壓，彷彿這隻蚯蚓以本能的痛得整身掙扎。辛河不管，反正它將成爲魚兒的餌。有了犧牲，便有收獲。

整條長長的蚯蚓被縮成一團，只在魚鉤尖端外尚露一小段，作嚙氣的控訴。辛河的泥把食指拇指往自己褲邊一擦，便握起魚竿輕輕下垂。當魚鉤沒入河水不易察見時，他才坐在碼頭板上。

半分鐘不到，小小騷動由水中開始，他微微抖了抖魚竿，盼望能引喙食蚯蚓的魚兒上鉤。但一陣騷動後，又恢復死寂的靜止。出於本能的，他把魚鉤提高來看，果然不出他所料，只有一小節蚯蚓留於魚鉤上，超過九十巴仙的魚鉤露出張牙舞爪的雪白。

可惡的小魚兒們，他又拉出第二條蚯蚓上刑場。這條蚯蚓同樣戰戰兢兢痛苦一番，被拋入河里祭魚腹，而魚兒們也很高興有人平白送來食物，隻隻都懶得去找別

「BISI IKAN?」（有魚嗎？）

「NADAI。」（沒有！）

辛河一口純正的伊班語回答蘇莉安。蘇莉安小桶里有幾條魚兒在喘氣，一動不動地在那兒等待惡運的來臨。他似乎自信地默認，魚兒自動會中他鐵鉤的圈套。

「怎麼你一直會鉤到魚，而我不會？」

「你用什麼鉤？」

「蚯蚓。」

「難怪了，我用的雞腸，雞腸比較不易被魚兒嚥完。」

「是麼？」

「我還有，你要不要？」

「分給我一點。」

蘇莉安從沙沙聲黑塑膠袋中撈出三十公分長的雞腸，然後用鏽了大半的刀片切下，分了一小段給辛河。辛河接過雞腸，立刻用魚鉤把它穿過。這次小魚兒們要花一番功力，才可以分屍這一小段雞腸，要快得話，非吞吃整段不可。皇天不負有心

人，小小白魚給辛河鉤到小一隻。

「是不是？我早就講過了，我們來比誰多。」

夕陽的餘輝留于辛河的臉上，一種童稚中的奸詐開始從他目光一閃而過，他還是忍住，儘量壓住心頭那股衝動，那股壞念頭。他又向蘇利安要了另一小段雞腸來鉤。

「罷了，罷了，蘇利安是屋長的孫子，惹了他必定自己倒霉。」他心想。

鉤了兩三隻，魚兒好像有警戒性，不大願意演上願者上鉤的一幕。蘇利安也是如此，但他有豐富的收穫，決可以做當晚的菜餚。想起炸成酥酥的魚兒，加一點醬油，實在清脆，好味，不禁讓蘇利安猛吞口水。

「我要回去了，你呢？」

「我：：：：再鉤一會兒，喂，你的雞腸還要不要？不要給我！」

「不要了，給你。」

辛河望著蘇利安遠去的身影，把塑膠袋連雞腸「泊」一聲拋進河里，河水正隨意送走他的意願，他收好魚具，雙指捏住五公分長的三條魚尾巴，緩步歸去。

這時的夕陽，已落到遠處河岸那片濃鬱的森林里，大地也跟著慢慢變調的催眠

曲，安詳地臥眠。尚留的，只有幾雙記得收集陽光的螢，在黑叢中穿梭，給夜行人一個明路指引。

● 我認識辛河，不是偶然的。

單聽辛河這名字，再加上一個林姓，聽著促以為他是一位華人。我也有這種冒然的錯覺。當我第一次被派來這間學校安排于這班當級任，我便把學生的名字從點名簿瀏覽一次。在一排土腔土調的姓名中，我看到一個華語拼調的名字——

LING SING HO。

爲了尋找親切感，特在點名中大聲喊出他的姓名。出乎我意料之名，一個黝黑有點華人樣的學生就在我桌前的第一位站了起來。他動了動兩支似乎掛不住瘦小胳膊，不等我吩咐便坐下。我們的距離頓時有一條茫茫急流隔著，我跨不到異樣血緣之地。

辛河嘴角間沒有懸掛快意的燦爛，相反地露出蹣跚的冷意，從他眉宇之間搓揉一種恨意，也許是我太敏感了，瞪珠般的眼睛給我確實是這種感覺。我把聲音移向口腔，可是沒有發出來，因爲我發覺辛河正狠狠地翻白眼，一個無形的隔膜，我成

爲他不受歡迎的人物。我故意不理，把視線移到別的學生身上。

唯一的希望破滅了，唯有接受這變像的事實。幾個禮拜以來，辛河就保持這樣的態度。他上課還算安靜，不過在我看來，他一雙眼珠總不知要溜那兒，心往那兒跑，我喝了兩三聲，他才霍然死瞪著我，唉，又是那種眼神！

我製造了許多機會，何不想打破這段悶局，但辛河卻一意孤行，每次的笑料，同學們都歡然一笑，他卻吝嗇地收起笑容，也在任何回答問題時不給予合作，同事瑪麗亞聽到我的怨氣，便說：「你現在才知道，去年我是他的班課任，被他搞得精疲力倦，他曠是學校中有名的搗蛋鬼，有一次還爆竊學校體育室，被捉到記了一次大過。」這秘密使我呆住，莫名地彷彿有人把我的臉皮一塊塊剝下來，感覺到一陣陣的燒痛。

辛河，一個六年級學生。

瑪麗亞笑笑地說：「你也是姓林，這一個林萬財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姓林的多得是！」我有點不敢望向瑪麗亞的臉，心口猛烈地跳動。

上課的鐘來得正是時候，我掩飾中心忽來的消息立刻上課去。  
辛河，竟是父親外面風流的情種，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

父親，在外風流竟是真的。

小時候，看見父親母親發生口角，說什麼偷女人，母親總像敗公雞回房偷偷地拭淚，父親在一場風云後，不吭一聲又離開家。我們兄弟姐妹幾人躲在各一角，那敢去收拾這一殘局？不過，父親在我們兄弟姐妹印像中，好的形像已經破滅了。

安芝拉圍著淺藍花紋的沙籠，蛋臉兒印在有點澄清的水面上，縱然看不清自己的臉龐，她自信地撥開倒影，坦然一笑，正是懷春的年齡，一頭長長的秀髮不知迷倒多少個長屋男士，好像她一托腮、一昂首、一轉睛，都凝集柔柔的情意。

長屋男士安芝拉不愛，她寧願有自己的選擇。現在心里蘊存甜甜絲絲的愛，還有愛的結晶品在她腹肚里跳躍。隔著一層肉，她總覺得愛變得越來越實際了。

「萬財，我們孩子出世後該叫什麼名字？」

萬財一條褐色的內褲坐在碼頭的邊沿，膝下全浸在水中，很明顯地，那雙充滿柔意的眼神已褪色了不少，除了嘴旁非常慾望滿足的笑，彷彿沒有別的感覺了。

「萬財，你聽到我講話嗎？」

那十根的手指和兩大股巴掌，曾經掩過她髮間任何一個空隙，發出溫溫的熱度

在她每一寸肌膚竄流。甚至連她心也不放過，一陣有力的衝勁把它緊緊地擁住，我愛你，永遠地愛你，你知道嗎？安芝拉。

「哦，你講什麼？我正在想一些雜事。」

「我們的孩子要叫什麼名字？」

「我想一想。」

她知道，萬財的肩胸是她安全的窩靠，每次被他抓緊緊的，就沒有什麼空間在他們彼此之間。萬財連一個空隙都沒放過，一翻身，把她壓得有點肺沉，在毫無掩飾下，他得到了幾次又幾次。他高興，只有在全身肌肉鬆懈下來時，再沒有什麼成爲最愛。

「就這樣吧，男的叫林辛河，女的叫林小芝。」

她仰起頭，向萬財游望，這一生中將找到一個歸宿，再沒有了顧慮。是的，她強烈對萬財的愛不只在肉體上的親暱，她的心要黏黏在萬財的心上。

「幾時建校的工程完畢？」

「再過三四個月。」

「那時你可以帶我回到你家，你真是的，一直不要我跟你走，每次你一回家，

害我相思。」

「快了，等到這工程完畢再說。」

「撲通」一聲，他潛入水中，讓河水見證他曾經在這兒的存在，或發生過一些事情。

● 建校工程完畢。

他走了。

盟誓，一逝不回。

她，失去他。

她的唇在風中顫動，真的嗎？是真的嗎？難道每一個吻、每一個氣息、每一身汗水都是假的嗎？

長屋里的人說見到他要斬他十八段，法律肯嗎？她肯嗎？

她感覺她是一隻折傷翅膀的燕子，傷痛牽動到她全身每一粒細胞。

安慰中，還有一些冷冷的笑意，是不是，我們任何一個至少不會跑掉，雖然是粗茶淡飯，煩惱，是自尋的。

辛河生下，是她唯一享受到萬財一些模式。可是，生活在長屋環境，辛河毫無華人的習慣，他所有習慣都偏向長屋居民。

辛河，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林老師，是辛河做的。」

我特別狠地瞪著辛河，他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告訴你，是啊，是我做的，你又拿我怎麼樣？幾個星期以來，女同學長髮被拔，我的抽屜放青蛙，班上黑板亂塗、與同學吵架一連串的事情都是由他一手包辦。我私底下真佩服他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去做，若用在學業上不是更好？

「辛河，是你做的嗎？」我的問題根本是多餘。

「你也不好好想想，UPSR考試就在眼前，你再不努力，你便難在UPSR考試考到好成績。」

他抬起頭，不怕我高他半截，且用一種極不禮貌的語氣回答我：「我母親都管不了著我了，何況是你？要打就打吧！」他伸出右掌心任我處置。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脫力地鞭他幾下，他忍住，不發一聲。我真想火爆出「小雜種，你神氣什麼？我

要精力管你幹什麼，你死就去死！」一轉瞬考慮，我把氣沉入腹底。

一個國文、英文跟數學全是赤數的學生，我還需要花什麼精力？把他交給輔導老師算了。而且學校當局逼求好成績，非要特別照料那些中上等的學生不可，像辛河這樣學生，只要他不搗蛋，聽話便行了，但他卻背馳而行，消耗了我不少的注意力。

他坐下，強拉椅子聲響發出無言的抗議。算了吧，再過幾個月他便離開這學校。反正UPSR考試及格或不及格，他都上中學，還要唸到九號呢！一個各科赤數，ABC寫得東歪西倒的高班生，我嗤笑，倒不如早點去學一門手藝。

我教還是照樣教，只要辛河一天沒有給我添麻煩，我便平安了一天，可是那一天他會聽人指使？經過多次的搗蛋，我發覺搗蛋不是他本願，確實他心理不平衡及作祟，致使他處處制造問題，引人注目，以讓人知道他是一個「大人物」。我想輔導他，使他過回正常學生的生活，但他所表態的，一成不變。

「你還要搗蛋幾次才甘心？」我暗道。

一座座落在江邊的長屋，至少可居住十幾戶人家，可是年青的一代彷彿都有自

己的天地，差不多全部都到外地去謀生，只有在達雅節回來一次，其他時間很難看到他們的面孔。

有的住戶佈置得漂亮，有的則簡陋。無論漂亮或簡陋，長屋便是他們生命的搖籃，想從前，多少獵頭英雄這里出現，現在還可以看到懸掛的頭顱。

晚上，在澎澎發的機聲下，人們進入了另一個光明，老人們喜歡坐在長長的廊上，敘述不完從前風光的時代，有時他們打到一兩頭山豬，大家高高興興歡慶一下，談山豬多重，肉好不好吃，然後又恢復往日的話題。

「你又這麼慢回來。」

她才三十多歲，早有細細的白絲攪入黑髮中，而忍辱偷生之下磨練一張滄桑的臉，是的，多少年了，長屋里的安慰漸漸淡了。譏諷也漸漸淡了，她一雙手，種了若許菜，拿去小鎮賣，購取一個溫飽。

「你管得了？反正我是沒有父親的人。」

對了，他的鼻樑，他的嘴唇的確像曾經有過的一個他，別的倒像自己。算了吧！曾經一個他都抓不住，這個他還管得著，他跟他父親至少還有地方相似。

「飯冷了，我去熱一下再給你吃！」

「不要，我要吃美極麵。」

她眼前只能說一點像，還有一個更像。那天半路賣菜回來，看到一位老師，他的臉型，他的含鬱雙眸，已經很久沒有接觸過了，聽說他也姓林，跟那個他有什麼關係？也許是那個他的兒子也說不定，反正淡忘的也該淡忘，記那麼多幹什麼？

「美極麵煮好了，還不快來吃？」

他慢條斯理地走到桌前，看了看碗里黃黃一條條快熟麵，還有湯面蒸騰香味撲鼻的水氣，他坐下，拿起湯匙挑剔地問：「怎麼沒有蛋。」

她兒子是老師就好，起碼不會粗聲粗氣對待她。前天有機會與那老師談上幾句，驚愕那老師竟和他源出一地。問起他時，那老師很不自然推說不知道，她便借故言道老師與他有點相像，那老師一臉憂慮的樣子說華人相像的臉多得是，然後說有急事很忙，轉頭就走了，是有原因，她想，難道真的是……：……：多年前一幕幕纏綿的景像再次浮現她腦海。

一到華人新年，我們個個都提著包裹回去家鄉。學校，就成了空蕩蕩的城府，偶而傍晚，有十多個學生在草場上踢球外，只有土生土長校長仍巡視學校，才不致

於沒有生氣。

我跟隨他們坐著二個多小時長舟，又轉搭快艇回到思念的故鄉。回到家里，已是三十日的中午，遠地工作的都比我早到，我算排成最後一名。一到家，幾個侄兒侄女吵得一家熱烘烘的，是平時很難看到。一個新年，剛接過的薪水好像盛不住水的桶水。漏了一大片，就一大疊紅包便夠人受了，不免有點心痛！不過想起一年才有一次，才咬齒忍痛。

父親仍舊那麼嚴肅，我們兄弟姐妹因一血之緣仍然與他寒暄幾句，大部份時間他都扮成嚴肅的模樣。他雖然年過半百，還是費心勞神繼續搞建築工程，我們一家，除了二哥外，別的都沒有跟隨父親的腳蹤。

「回來了。」

「是，回來了。」

碰上父親，能談上十句便算很本領了，我們就是不明白，他能與朋友談到深夜，自己家里的親人卻不到幾句。連最親近的母親，也變得寡言，寧願躲入廚房煮出令父親胃口大開的菜餚。

我長大後，發覺父親不是想像中那麼嚴肅，那麼難近的人，反而覺得他孤單、

可憐，一個在家中難得人心的中年人。他對兒女做什麼都不聞不問，除非你告訴他，他才對你了解一點，談話呢，多數成爲對答式，就像老師問學生問題一樣，不過，近來他跟我比較健談一些。

「學校還好吧」

「學校還算不錯，不過最近老被一位神經不正常的伊班婦女騷擾，說什麼我像她的舊情人，真是煩死了！」

「哦，有這回事？」

「那伊班婦女叫安芝拉。」

「安芝拉？她怎麼了？」

「爸，你認識？」

「不，不，不認識，好奇問你而已。」

「她有一個兒子，也是姓林，名叫辛河，品性壞透了，是一位出名的搗蛋鬼。」

「你：：：還知道什麼？」

父親臉上表現鎮定，目光閃過憂心內疚的神彩，我看得出來，而別人認爲我所遇見的不過是一段不尋常經歷，殊不知竟是父親陳年往事的翻本。

我相信，父親不再會回到那個地方，從前不會，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現在父親在社會上算是有頭有臉的人，決不會去相認，把名節白白的斷送。年青一時的風流，造成了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

父親還是老樣子，不當這爲發生事。

很快年終假期要來了，在年終假期之前，UPSR考試成績公佈，果然不出我所料，辛河沒有一科考到及格。他不在乎，我也沒有講什麼。最後幾天他似乎收斂他搗蛋的心情，班上也沒有聽到「老師，辛河他……」投訴。

我偷偷望這名瘦小的混血兒，到底，到底他的結局又是如何？他會走上什麼路？年終長假回來發現安芝拉與辛河已不在這裡了。辛河說沒有上中學，聽說他跟母親去民都魯，又有人說去美里。我不知道，那不過聽聞罷了。

一直到我離開這間學校，他們都沒有回來過。也許是安芝拉故意避開我，已知道我是她舊情人的兒子，也許到了現在，她才願意離開傷心地。

安芝拉，父親歡愉一場的情人。

辛河，父親安芝拉偷偷的結晶。

# 血粥



◎金艾格

那天夜晚我混身濕漉漉地從山中溪澗捉完蝦米趕回去準備受刑。事逢下雨來得不是時候，就是同行的幾個小孩也沒捉到多少活蝦米，我快求他們分點蝦米給我帶回去好向公婆與丈夫交待。可是他們卻也愛莫能助，結果一溜煙四散而去。曾經幾次因為害怕被打而獨自一個人跑去破窰里睡在三叔公的棺材底下，結果第二天回去更是慘遭毒打挨餓。（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為何三叔公死後家里的人不肯讓他下葬。只聽人家說這與風水有關）。

當我乏力地推開大門跌跌撞撞的趕進了大廳堂，心中正想著昨天夜里那一頓痛打就揮身起了瘡，再加上一整天空肚子餓著，只有在山中溪澗里將捉到的活蝦米胡亂往口里塞了兩把之外，就沒有其它的食物充飢。矮小的我一個心慌又膽怕，結果雙腳一軟就向前仆倒。竹籃里的一點蝦米向外傾瀉滿地都是。我慌忙爬過去想將一隻隻蝦米撿回籃子里。可是一隻也沒看到，半隻也沒有摸到，蝦米都貼在泥沙里去了。

公公正鐵青著臉在陰暗的燈光下像一隻惡鬼往我身上撲來。我本能地身子往後一縮，悶不出聲跪在那里準備受刑。那比我大二歲的小姑正倒在婆婆的懷里撒嬌著，還有我那小丈夫大概早已經在床上睡了。他就是這樣從來不會期望我少吃點苦頭，或被打罵後投來半句憐憫的話。想到這裡，橫豎要被毒打了，這一身傲骨就是被打死也就認了。

鞭子如雨無情的打在身上，我分不出是舊的創傷痛還是剛受打比較難挨，心中痛恨的是父母親既已生我，為何撫養我，卻把未滿月的我送給人家當童養媳。

小姑手舞足蹈的咧著咀兒笑說好玩。我忍不住瞪了她一眼，卻婆婆那雙鷹利眼睛給瞪到了。她推開小姑直衝上來一個巴掌打得我耳鳴嗡嗡頭冒金星，頓時暈了過去。

待我從陣陣痛楚中爭扎醒來後已經置身在廚房的火爐灶旁邊的土地上。自我懂事以來就一直睡在這裡。春天如此，寒冷也如此。我睡在這裡還是託了那遠房的寡婦親戚的餘蔭與福澤。她對婆說了一句「XX啊！她可是給你們家保留後代的種啊！你們怎可以如此對待她？」所以每年嚴冬時刻，我就靠在火爐灶邊取暖，否則我會被凍死，因為我沒有多餘的綿襖可穿，所以凍得我雙手雙腳都裂開流出血。這個

時候凍也痛，逢熱更痛。

爐灶的餘溫暖了我的心，也烘乾了我濕漉漉的衣服。

我提起小鐵條往灶里的灰燼撥弄想找些還未烘完的火炭時發覺右手異常痛楚，而且黏黏的帶有一點腥味。心有肯定是流血了。想起自己的命運，淚水簌簌然往臉頰流下，是冷的。跟兩個妹妹比起來，我算是蒙上天垂憐僥倖保住性命還活著。自出世廿九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母親的面。只聽說母親後來又生了兩個妹妹，可是因為沒人領養，結果被逼走上絕路。那時窮苦人家生下來的女嬰是不被當作人看待。不被人要的全部丟進糞池里活活淹死或是遺棄在無人用的尿坑上哭死活活餓死。我曾見過一個女嬰的肚臍還未剪掉就被光溜溜丟棄在尿坑上。幾天後她還沒有死去。我跑去一看，發現肚臍已經生虫。可是她已不能哭了。

我不知道為何小姑命這麼好。後來稍長大後才知道原來他們家命水好，公公這一代的幾個兄弟只生下了一個小妹這個女孩，難怪會被為寶物般看待，且任何人都碰不得。

天就快要亮了，我顧不得手痛趕忙起火煮粥。煮粥的鑊架在爐灶上比我的身子還高，所以我必須站在凳上才能將一桶桶的水倒進鑊里，待水滿了之後就去淘米。

家里男丁多，所以食量也驚人。每天都要煮大大鑊的粥才夠吃。

水滾了之後馬上將米倒進來，將木蓋從灶面上推來蓋好。等到鑊里的米開始翻白時，我就得爬上灶面蹲在那里推開鑊蓋，然後用一把大瓢不斷攪拌著，直到米已成粥爲止。這其中還得爬下去加柴添火。聽大人說鄰家的那個童養媳就是不幸跌進鑊里連同米被煮成肉粥。

當我用雙手費力地攪拌著，手的那道傷口再次裂開來。血沿著木柄滴進鑊去，我痛得眼淚滾流，血和淚在粥中是那麼微不足道，我的雙手卻不敢停下來，萬一，粥煮焦了的話，就只有死路一條。這粥可是大家的生命泉源哪！

那天早上熬煮出來的粥，不知大人們是否吃得特別津津有味。因爲我已經在天亮之前摸黑下田幹活去了。我的肚子還咕嚕嚕得利害。

那年我只是個六歲的童養媳。

## 《愁月》 編後話

在編輯這本集子的同時，也正是整理著第六屆常年文學獎作品的初選時刻。在兩屆的作品堆中翻看細閱，竟然驚覺，近來的作品水準，平面而言，有如漲潮後汐往的水位，逐漸低落。可喜的卻是有些個別作者，不斷在提昇自己，在個人的寫作道路上趨前了一步。許多有才華有潛質的寫作人不告而封筆，許多有興趣寫作者還趕不上步伐，「文苑」中每每都是舊耕夫，這種青黃期的寂寞，會是破繭前的冬眠期？

地球趨向絕滅，綠意的醒覺，環保意識是詩作者最先探出觸角的領域，所以詩的體裁以這方面為多是理所當然。散文與小說，不談鴛鴦不

話蝴蝶不說夢，而卻以本土富饒的風土人情世故而行文成章，這些都是綴成了「拉讓盆地叢書」幾本集子的特色。

砂羅越的華族文學一直被視為一片荒原，而時爾被拒於文學殿堂外。在陣陣淒風苦雨的狂暴下，仍然有著默默耕耘者。「詩巫中華文藝社」的成立，委實在砂華文學的長河投下了微粒石子，且蕩起微波，漣漪開去；我們的信念是「樹正無愁月影斜」的執著，希望有一天蕩開的漣漪，聚其他水紋而捲成浪花，匯向國家文學的大海！

正值華文遂被認同的今天，我們應該肯定自己，文藝的道路不應再會崎嶇。我們應該探向疾風眼的軸心，堅定立場，那怕週遭風輪千百轉，我們的信念如磐石！

於此，謹代表詩巫中華文藝社感謝第五屆常年文學獎的諸位評審：新嘉坡的槐華，古晉的田思、陳蝶、林國水以及詩巫的蔡增聰，並感激詩巫永安亭贊助此書出版。

藍波謹識

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慈月

拉讓盆地叢書

本書由詩巫永安亭贊助出版

主編：藍波

書法：楊昌泰（星洲）

封面設計：藍波

出版：詩巫中華文藝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PAN ZHONG HUA

地址：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印務：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MPANY SDN. BHD.

NO.7, ISLAND ROAD, 96000 SIBU, SARAWAK.

初版：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

(1-1000本)

(換調回寄請誤錯釘裝損破頁缺)

RM12.00 價定

第五屆常年文學獎作品合輯

愁月



拉讓盆地叢書